月沙集

二十二

附錄

卷二十二

祭文

大殿賜祭文

粵在　先朝運屬文明知製教兵曹叅知具鳳瑞製
燿赫其聲孰踔等倫　皇祖知卿惟靈珪璋賦質江漢
炳靈宏材挺拔識度淵淳學綜今古文擅典刑廉持氷
蘗量涵滄溟夙闡大科羽儀天庭王豈容黜刀始發硎
命寄金鑾早掌絲綸陳力獻替席上懷珍為左為右有
君有臣否運初祛國罹讒諸人貝錦無停　天子聽瑩草
章膺簡筆化冊青罳騎省夏路舟奏　皇裔厚誣克洗若

睨於雪環東一域昭揭日月畀以邦賦聿峻其級秩禮
儐賓寵命彌渥文壇執盟譽延上國遭遇始終曠世契
合灑血蒼梧弓劒靡及頭上息貂至今遺澤曩值昏季
倫常斁滅故老元臣駢首縲紲宮門一鎖天地閉塞湯
火在前白日晝霾宵旰方扶正議摧甚寸筌朝夕湘潭棲泊
郊坰一起一蹶惟德之馨佐予新運果叶風期輔養儲
嗣喜得明師顛沛艱危一心庄禪式徵海嶽主我熊羆
有謨斯聽無施不宜遂光大拜簡列左揆恒存小心務
持大體休休有容允矣愷悌詩書法家冠蓋名里疇不
欽仰一代福履引告以疾久曠巖廊落社優遊庶幾寧

康奎星沉彩台曛晦光秦春轂響蜀髮舍傷鳩杖肩輿
無復丹墀胡不萬年予懷之悲追惟耆德永想風儀泉
塗何憾卿有二兒墊溺誰濟予失老成卽遠有期恒然
疚情茲遣禮官替奠菲薄靈其有知歆此洞酌

東宮致祭文　知制誥教判吏事朴弘羲製

惟靈氣稟星辰精鍾喬嶽瑞世文章經邦德業夙揚
王庭燦其羽儀責餘洪休茂著英徽中遭否運亂離斯
瘼讒人罔極變亂　上國忠誠莫白事將不測公時撰
奏竄出肝膈往吁　帝閽天日回光克雪至寃眞我一
方力扶綱常功存　社稷宸褒　帝奠炳然方策自

經夷險案承　眷注殊錫便蕃峻秩華懋一歲屢遷宗
伯度支際遇之隆千載一時再典文衡四領華价詞傳
天下名滿海內逮至昏朝守正獨立愠于羣兒動遭齮
齕乾坤再闢魚水交歡端委廟堂風采可觀區畫百為
儘合機宜人瞻山斗國有蓍龜二子克家既才且賢爵
為時用步武聯翩方弘世德拯濟艱危天胡不慭而至
於斯　宸心震悼朝野咨嗟眷者輟相男女不歌剡台
承教師傳舊恩丁寧明訓佩服嘉言今也則亡於何考
德淚自無從心焉如割惟茲沉痛匪我私公溫溫韻宇
抑抑儀容永言懷想寤寐何忘卽山有朔今古渺茫式

遣宮官替薦菲薄靈其有知庶幾歆格

又

公之詞翰主盟壇坫公之政事輝簡冊公之敦睦洽門族超邁之才仁厚之德有非數行哀誄所可盡述風流雅度爽朗眉宇怳然常在眼中若將有期而相逢忽不覺其已隔幽明也嗚呼痛哉公病之革適鄙生出城之後啓手之日不得以一言面訣襲斂之際又不得親執衾紋獨立江郊瞻望號咷竟將何及昨日扶病還朝今朝來哭靈筵哭有盡而情不可窮因將菲薄敬奠一盃不昧者存庶幾來歆尚饗

左議政　吳允謙

又

嗚呼齒爵福祿人莫兼取文章德業世莫全有一二于茲猶所罕覯於惟我公靡届不究生公有意天眷吾東孕彩奎壁降精喬崧淵源圃隱胤胄樗翁繼緒前光垂以文耀歷敭華顯掌王之教日遑否運國步顛越東師未撤讒搆罔極　天門萬里有冤莫達　聖主中朝玉色形憂咨爾臣隣疇與余謀予誣孰辨予痛孰伸孰撰章奏替予敷陳僉曰公可公筆如神上徹　褒恩天笑為新羣疑氷釋奸現情敗降　勑勤諭渙恩霶沛君臣大義日再于天人我造我庸孰公先恣嘉乃績擢超列

卿詞壇司命牛耳主盟鼓吹六經馳騁兩京金聲大拍
文道大行頹波再激起廢興衰旋秉兩銓水鏡無私中
逮昏穢倫紀斁蝕日月陰霏天地閉塞公乃壁立終始
一節鼎鑊刀鉅匪我心怵余時同病嗟罪南郊跬武不
違履舄相交棄挾下心待我朋儔公唱我和我獻公酬
聖神龍飛蕩戮兇孽首咎耆碩簡畀宗伯引正攄經典
禮冈缺識深研幾若契龜卜　皇朝頒慶太史傳誥公
伴賓館儀觀中度猥以不才承乏儐接獲奉周旋賴免
墜失亹　駕從難共執羈勒受命艱危復握中兵及余
體察中外經營殘冦失勢吐款求成逮歸大拜允協輿

情肅肅百僚惟公是程余以薄劣先後同升彌縫不遠
獎蹙無能維庄調娛匪聲以色徒倚公重有媿伴食山
海高深誰敢窺測規模密勿詎敢隱度仰成拭目期覩
經濟公以病辭余又罪廢狼狽一出東湖之涘時惠德
音問我生死粤在今年月建辛巳高軒言邁于彼比隣
矯首相望使我傷神俄承訃曽未多旬樑摧楹壞星
折台傾嗚呼哀哉天昌故焉哀纏　宸極輟朝震悼
鶴馭親臨皆棺而吊朝之大夫卿士庶人走位巷哭雪
涕悲辛子產于鄭諸葛于蜀下忘者存惟是其篤公之
大德在古無今休休之容蕩蕩之襟容物之量愛物之

心持以坦易牧以謙冲臨下以寛事上以忠待友以信
睦親以仁鳥有鳳者獸有麟兮嗚呼哀哉斯世難覿公
之為文為世準的光輝璀璨奪眼眩目雲行水逝太和
春盎聲音格律比擬體象窮情盡變孰敢彷彿盤盂鐘
鼎碑版卷軸必待公手以壽其傳各滿深望去無虛還
嗚呼哀哉斯世難逢公之徽福一自其躬溉根待實其
食不窮有子有孫遐步高翔亨衢並軌緋玉其章自有
國家自有搢紳文章福德誰公擬倫無許高才德則無
聞韓富盛業有讓于文石家萬鍾惟建已逝章玄一經
不及後裔指而數之無禍無繼嗚呼哀哉斯世難又覩

余後輩從事且久披顏開抱入闥洞然春風笑語蒙翳
斯褰如飲醇酎意醉神融慚先糠粃自托麻蓬中間進
退略與之同今其已矣吾道益孤蒼茫宇宙日暮前途
音容漸遠江漢西流秋天灑淚老病孤舟跡阻春明替
篤單杯長些大招詎盡余哀今其去矣何日而來前七
十年有涯者生後千萬年無涯者名較其得失孰為重
輕余言不妄尭爺佳城嗚呼哀哉尚饗

又

行兵曹判書李弘胄

惟靈華嶽之精江河之量聲華蓋世公輔係望餘事文
章萬丈詩焰　兩朝開濟一節夷險卷舒有道遭際無

前磊落儀形望若神仙春風座上調鼎梅塩才優識務
具爾民瞻如何奄忽天不慭遺悲纏朝市慟極公私善
積必慶金玉盈庭傳家有範永世流馨癃病餘生早托
衡幬平生情義氣槩之中幽明已矣如割心腸壽不滿
德問彼蒼蒼舉目人間知我者誰城東陳迹泉下交期
曲奏哉洋此生難又哭奠一觴靈其來右嗚呼哀哉尚
饗

又

粤惟文康國朝先鳴有孫承貽克闡克明奎星天上仙
鶴人間中存樂易絶去機關春陽靄煦冬日依歸實見

南陽　洪瑞鳳

確如山不可移黜論文章迺其餘事秋濤太澹玄酒非
旨青錢百選羌王豐年無施不宜機杼天然則括囊智
明明　宣后擢從郎署春官之首國枉辨伸　帝閽開
敞騷壇執耳縮手老匠嫻辭禮儐僑肹無讓迹偏東韓
中夏振聲大運俄屯人幾畜生綱常義在有死無貳阱
窖鋒銛兇獰耽視不撓不動神明護持天啓中興再正
倫彝睠顧耆宿舍公其誰爰長司馬以捻戎師宣猷帳
殿　法駕言旋金甌荐卜於論道責專衆逕加額公切循
墻為時元氣為國棟樑休休其容謙謙其光熙載未究
輒就閒屏琴書左右聊娛暮景顧問每及章牘引經不

以去位較其重輕謫見東壁厭世之辰承凶涕泗朝野惟均余之無似不雕之朽夙籍世好仍蒙善誘匪曰逢直不至迷方世味酸辛略已同嘗唱酬觴詠靡不攀幸今茲訣別逆旅幽泉疇能久視不歸於盡逝川滔滔前後相引斯須之慟其知不知從遊之好且無窮期適來適去已孱何為長號薦酌情既於詞伏惟尚饗

安東　金尚憲

又

嗚呼天之所以予公者可謂盛矣文章也爵位也名德也福祿也四者生人之大願而罕得其一二況兼有而備享者古今天下有幾人哉公之文章擅一世而天下

誦其詩爵位冠于百僚而人不以為高名德為士林所
仰者始終不衰福祿為簪紳歆豔者通國無兩此固天
之所以予公而實亦由公自致云者其知言哉嗚呼文
章如此其美也謙己而讓人爵位如此其崇也忘勢而
下士福祿如此其備也戒滿而慎溢宜士之仰望不衰
而自致之益可信也嗚呼賤子於公後進也友之弟也
執業請益門人之列也叨參兩府下僚之屬也公則進
之以友朋許之以道誼照之以肝膽期之以歲寒蓋於
吾父子兄弟之間淳如也阻談叙則一日十年接盃酒
則十年一日風流文雅使人傾慕而不能已有如此者

嗚呼賤子歸田倏爾四年一出春明便隔門墻警欬雖
曠音塵無闕悠悠相望眷眷中情追想平生寤寐如昨
豈謂公遽厭世之棼濁而超然於太清之上也嗚呼仙
都紫府是公故迹赤松洪厓是公故侶王樓之記新宮
之銘是公故筆公豈復戀戀於蜣蠣之墟也所可憾者
世道未亨民生無祿秋浦殞矣白沙歿矣守夢亡矣玄
翁終矣公今又逝矣玉欄看花之地魚水再歡而使我
東方二百年之國明者復晦啓者復塞望治者思亂日
就於分崩離析而莫之拯嗚呼痛哉鼎嶽柱天漢水紀
地公壽七十二公名百千檄一勺永辭心悲昌已臨江

大哭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

吏曹判書　李聖求

嗚呼惟公經世之文邃古之學成物之道長人之德博雅之才弘濟之績遭遇之隆踐歷之赫欲陳之辭如手摸日如蠡測海不可彷彿況余不文曷能萬一唯有一事輟哭敢言公執我父如箕虎如埙托以婿婧我女公孫公孫雋逸十七攀桂我父心喜執爵公第自我父亡唯公在世公聞斯文責我牲繫我仰我公猶斗在上公遠山頹我將安仰公有二子奕世聞望視同骨肉死生相仗居然曰吉公就祖道執鞚南行寧不痛悼一慟長訣

我心如削公其不昧尚歆斯酌嗚呼哀哉尚饗

又　新豐君　張維

嗚呼二五雜糅間氣難鍾生材賦命多嗇豈豐得天之全挺人之英高才宿德厚福完名有如公者世不數人存榮沒哀絶類離倫昔公際遭受知　宣祖謂公文章可贊粉飾喪亂之際庶事草創周旋獻納動愜　睿想王人搆譖國被重誣赴憩　帝庭人避我趨公草奏牘世稱鴻筆一回　天鑑痛澶污衊名流華夏功在　宗祊八座陞擢實維妙齡旋秉文衡為大宗師月沙之號嫓孺亦知才譖任用文儒寵榮較諸近代殆莫與京天

篤降割運丁百六孽臣逢惡禍連　長樂謂　母可讐
謂倫可斁哀我人斯鳥獍為伍二三舊臣寸心獨赤守
正不撓坐待鼎鑊郭外畏約寒燠屢遷昇敭不中始知
有天中興造朝萬人加額位都常伯望隆鬲軸胡塵塗
莽倍殫忠勤遂膺大拜賛襄經綸西樞就閒與聞軍國
朝有失得公未嘗默公年益高公德益尊祝公黃髮福
我元元如何不淑而遽騎箕殄瘁之悲朝野同辭　明
主震悼若失蓍龜有儼
昔申公名與公俱文章德業並世作模申公先相壽僅
踰耆公獨歸然士所瞻依今其已矣寧復有之詞壇錯

莫廊廟淒其藐茲薄劣弱歲登門辱公收教先故眷逆敦
沉痾廢塾四載于今每蒙記存感德彌深聞公之喪迸
淚摧腸餘生懍懍世事茫茫棟摧折矣寧獨吾私一觴
代奠侑此哀詞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上護軍趙翼

惟靈鸞鳳之姿天漢之精灑然其容琅然其聲秀出群
僚望若仙人翱翔詞藝沿泝典墳發言成章不勞而臻
書為記述詠為詩詞奇才逸氣細大咸宜華如文錦肆
如注川主盟一代超視千年操觚之徒歙衽推先受知
宣廟寵遇日渥儐待王人應對 上國卞誣一奏 帝

疑洞解事光國恥名滿海内春官掌禮前後凡幾懇懇
斯文一意修廢曩在混濁天地閉塞危行正言不為禍
惕人服其義乃知松栢中興再造聖賢相逢　上眷宿
德倚任益隆歷典兵機延登台座士賀於朝民咏於野
啓沃之勤綢繆之備維臣密勿替出聖治盡瘁十載遂
成沉痼退卧於家醫問交道尚期獲安再相明時家邦
無祿天不憖遺嗚呼哀哉愷悌愛人天性自然惟親與
舊無不驩焉終身和樂不見忿色有若騶虞不害於物
惟是吉德人豈可及二難并美齊名藝苑輝映朝端揚
歷華顯諸孫蘭茁相繼詞科舉世艷之謂文章家今古

福祿豈復有加念惟無似早蒙知憐自末弱冠受業於
前許其微才期以成就倏忽逮今治四十歲終始眷顧
情如親戚中年畎畝卧迹遠京洛翩然尺牘未嘗斷絶及
入脩門朋儔來集屢拜于堂歡然色辭藝遂置酒必召
與之教育之恩知愛之厚區區感激没齒何已憂哀疾
病未獲源源高山忽頹逝水沄沄徽音永隔今古何速
來瞻門館涕灑橫落茲陳薄奠脩以蕪詞不昧者存庶
幾鑑茲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哀哉公之文章德業事載於人耳而為雷炳於國史

而為鑑固不敢瀆一辭而瀆告以拂尊靈不居之盛意
唯其蓋國之愛慕於公之將與遇於蓋國者銘諸心
肺而不泯今茲永訣烏得無言公之於我年輩不甚相
先而聲名位望蓋天淵焉曩在丙申年始得見公於西
曹觀其儀表秀發聽其言論條暢固已服其為一時之
偉人而公亦不以年少視我也厥後公之名位日益進
而蓋國中年蹇滯漫浪江湖之上未嘗一日忘于懷而
公亦頻問其死生焉晚復相聚益篤附驥之志銜孟賦
詩常不免小巫之自失而公亦忘其不及而許其少可
也邇來四十年間是非榮辱有風花高下之別而白髮

蒼顏略相似矣公既釋位居閑我亦樗櫟於世意謂暮
年過從以盡平生未嘗之歡孰謂公奄先逝而莫余追
也嗚呼哀哉公之唱酬詩篇藏在巾箱常日思公輒卽
玩賞今忍復睹耶昔日嗔我不飲強勸今莫一盃知耶
不知西風丹旐遠卽荒原胡逝我涙不入我門嗚呼哀
哉尚饗

又

東陽尉　申翊聖

吾父誄友秋浦東岡而數其存公焉抗行降割于遽頑
未殉喪不朽之托而史也良縣都之籍而論也莊可以
藉手獲施之光公今厭世文與俱亡而誰銘公銘吾父

蔵叙歴佽同氏抑明揚雖係于逢亦能厥常經國之業早歷壇場一言悟　帝度難于　王宣為國華非直詞章瑞世之羽鳴噦儀煌終風忽厲霆霹交鉦匪悸匪撓其中則康晚際遇隆位都廟廊公不自有澹然如忘貂榮騰頌龔董傳芳禄由自致得全全昌仁推逮孤怛逝若傷輸灌之餘有瀉盈眙西門席次叨舉壽觴興居示儻霏屑靡颺神明之扶孰云倏忙殘生撤茇冥行迷方寄趣漸短日覺踽凉去來幻妄實所備嘗秖是後先如旅歸鄉聊且用情眄攀惟堂長嘆而辭案有灺香尚饗

又

行大司憲　李顯英

嗚呼哀哉山岳降精篤生偉人豫章凌霄玉壺無塵雅
望傾朝鳳凰猋猋詞藻拔俗白雪陽春夙夙契魚水登于
蓬瀛血誠叫閽上動 皇情秉鈴東西人誦公明世入
昏濁禍及 長秋公時守正遑跋何憂宣光再興耆舊
畢登公來贊襄庶績其凝長蛇荐食泥露敢論密勿中
兵旋乾轉坤鄭閒齊楚應對倥傯子産叔向顧在下風
疆事糾紛詞命是寄裨諶子羽詎能專美黃扉爰立蒼
生加額亨屯濟艱公任其責人方望歲公遽引疾亦烏
安閑朱門靜閒雙璧聯翩實蘭家聲諸孫騰踏萬石息
榮七袠台鼎豈滿公德謂公百年益享遐福云胡一夕

舟蔵夜壑白雲帝鄉公自真游哀我小民誰從庇麻嗟
我顓蒙幸早登門時承色笑滿室春温考德問業懈幪
是托何知今日音容奄隔我懷之悲曷其有窮一盃長
辭涕淚無從嗚呼哀哉尚饗

又　慶州　金南重

惟靈山河間氣鸞鳳奇姿紆餘德業蔚然文詞受知
宣祖眷注偏隆豪才敏識寖寖匪躬昔邦多難　聖朝
被誣事將不測誰辨姦諛公奮其筆痛陳厥辭文與義
正貫穿無遺綸音渙降　帝感精誠氛祲自消日月重
明禮義吾東賴公孤忠騷壇主盟四海聞風道喪曩時

世入長夜一節彌堅義扶　宗社及乎　當宁千載際
會久屬重望仍受大拜臣君以德鎮物以靜鼎席輒辭
樞府養病庶幾黃耆以副加額大廈將傾中台忽折
九重震悼永違良弼　青宮臨吊慟軫賢傅在朝相悲
行路揮淚靈辰不留駕彼素車江漢滔滔風流自如眇
余小子忝拜末光每蒙賜顏世誼不忘撰我先碑惠以
寶珠深望既滿德照龜趺敬陳菲薄庶乎歆格單祑哭
辭萬古冥漠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哀哉往際辰巳　上護軍　趙希逸
王室在難逖矣　行宮于灣之

畔公方盛歲余乃弱冠公執羈靮余罹塗炭避逅遼山
拜公候館瓊林玉樹燦然溢眼恢恢德宇凜凜風岸寧
有片言先之譽讃便假顏色勤勤灌灌敢比小巫反走
懷赧肝膽忽傾鄙吝都散深淵測蠡一斑窺管充然有
得心醉意滿仰瞻雲鵬俯媿藩鷃　王庸器之曰爾瓌
玩羙如瑚璉瑟彼圭瓚蹐足亨衢敗名巍官草潤辭命
周旋儐伴中朝大官聳觀驚歎于時師老黠虜夸嫚曰
戰曰和征謀相反巧舌橫掉詘言變幻搆我干名聞之
氣短孽非自作罪何能逭禍將不測難以計綫所恃者
誠金石可貫瀝血號冤章俾公撰明徵皆嫌理直辭婉

庭熟視疇敢一賛老手縮袖厥顏有汗仍貳專對跋涉奚愜九皐徹音天笑為兔兔遇獲真現於廣 皇恩有加匪怒而款 勑諭諄諄疑釋之渙禮義吾邦有辭無患匪公之文我誣誰浣匪公之忠彼譙誰按既文且忠公功攸僘中興殊績匪賛伊辦 王庸慈嘉恩遇最罕疑稽著龜重倚楨榦持衡兩銓冗汰能東主盟詞壇文質炳煥暨登台司百僚改觀乃棟于廈乃霖于旱方期悉迪制治未亂有疾以聞 奠命醫閭何知英爽倏離恒幹 宸情震悼國人悲潛嗚呼哀哉公之德量邁古生晚清而容物和不流誕絶去畦畛內裕外坦絲息

髮怨略其睡飯不嚴于賤言無可擇過無必
諫人愛而敬豈受其慢人悅而慕曷由致訕五福之具
天施非謾有室偕老世尤稀看矧茲兒孫克世而纘我
瞻其庭輿璠璵璀璨兄弟既顯緋玉有爛諸維氣欝萬金
之產嗚呼哀哉公之於文白得寒嬋用之無竭取之無限
等嗚呼哀哉公之於文白得寒嬋用之無竭取之無限
相其光輝昭回之漢相其弛張陰陽之琯深涵河海壯
決堤埕其奥伊何慫諸象彖其放伊何脫之羈絆栗然
而沍煦然而煖時花失艷神驚鬼龍言繡錯綺
綰眷容鳥翼煜耀碑版乃家與刑自有編纂傳之來許

孰敢刑戮嗚呼哀哉政事文章元非兩段縱有高才鮮
能該慣唯公優優撮其要簡手有游刃箱無停案奸寢
舞智書畏脫腕信在言前人服其判嗚呼哀哉我蔑才
識雖幷而非諭迷發蒙翼之于卯既根食實彌縫破綻
味公勤諭如悅芻豢一日不見如衣匪澣城東巷北處
非同閑與到輒往曾未知懶心融形釋有來忘返尊罍
于醞盤飧于饌討論亹亹宴宴殘更逮曉脩晷抵
旰數十年間歡意爛熳嗚呼哀哉昏朝嶽濫如織如鍛
公我同患于械于犴公乃直高脫余被流竄尊臣廢倫直
氣疲悗孰扶正論公左其袒特立抗節終不悚戇身游

羿彀邪免射彈公雖在朝如履朽棧我歸于田如虛墜
鴈　聖朝鮮網病鼂斯戮一笑相慶披襟舒懣謬謂可
需惜棄杶斡思將澁刃淬以之破嘗識已矣徒悲椽爨
嗚呼哀哉嗟嗟近歲余病孔癉前春強起力撙而盥造
拜床前拓户褰幔春風舊面頓覺衰換膂今我握羸減
其半酹酬而酢飲未盈盞少年行樂語及悽惋方思再
候更覿清盼公遽何歸升霤而奥嗚呼哀哉公厭世阨
神騰汗漫超然返真有樂斯衍新阡既闢吉辰先揀輿
輴賁餘牆翣儼攢兹行即遠長夜何旦酹奠兢設哀辭
爭挽　諡宮臨吊有儀仗纖禮官將祀有踐豆簋庶羞

愍錫次第　宸眷我來哭公聲沉影斷猶有未泯大氣
漫漫幽顯雖殊精通無間我心于齊絶音茹覓疏對瓊
糜果替玉綦我齋于墨我名于串我涕之賓我香之辦
痛有餘懷余言用亶靈如鑑悉曷嫌俚諺嗚呼公其知
我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又　行副提學　洪　霪

惟靈廊廟之具瑚璉之器遭遇　宣廟一堂魚水　帝
庭卞誣名滿天下儐伴華使益隆聲價九長宗伯典禮
清慎再秉文衡陶甄才儒天官藻鑑賢路拭目任專司
馬運政振肅逮至　當宁眷注彌篤位極台司儀刑百

辭詞林宗匠邦國耆龜憂勤盡瘁四紀于茲天資迥粹
氣度清曠愛人下士接物弘量酒席騷壇標舉天仙醉
後吟哦詩律青蓮高文大筆上追西京學士聯翩出自
家庭後葉餘香愈出愈奇福祿之盛誰與等夷壽至稀
齡保全令名易名之典無愧生前後生出入門墻
陪從杖屨優送宅壺觴姻家情好三十五霜公今長逝永
失師表仙馭飄飄帝鄉杳杳耆舊已盡行路嗟咨故山
卜兆即遠有期銜詞寫哀有淚漣洏嗚呼哀哉尚饗

觀察使　李敏求

又

人於斯世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有子具福孰靡恒願然

歟或得卒然而遇其人世則惟公厚蓄而舉其全不矯
不求依往沛然一時之信萬世之傳適求適去螳慕者
人譬彼穹岳嵬乎高峙玄功默泄衆所歸美日月行空
羣賢咸企公今在天士乃失庇矧余愚蒙登門最蚤弱
植承培迷流啓道尊隆施莫報俛仰已老單觴告訣淚注
心擣尚饗

又

乾坤鍾秀河嶽孕精寔生賢輔邦國之楨文章餘事經
濟以期際會　宣廟千載一時自郎以卿望隆山斗屬
時多艱夷險不苟精忠感天國誣渙釋古難償接實膺

掄擇寧徒使乎聳驚華夏遘遭中否世入長夜直道危行綱常不墜儒林仰首一代攸師　聖主撥亂　宗社再安喬木猶存表儀朝端宗伯之長雅樂以正繼以典午戎務斯整冠冕羣工塩梅良弼仁深愛人量宏鎮物澤漸究下德必歸上為國柱石朝野想望天胡奪速不遺一老人鑑云亡　九重震悼　青宮臨弔禮極哀榮不揀賢愚悲淚同傾鯫生得御一心恭仰再忝郎屬偏蒙眷奬五載二嶺離違台鉉曲賜小札仁誨不厭感銘心骨十襲以寶頃拜床下獲展私抱退即諸郎先賀康寧尚要壽席賓客牆屏二蘇並立錦衣迭舞諸孫擁坐

滿前玉樹積慶斯徵百福是總萬目欣瞻有口爭頌春
風座上笑語滅昔仰窺神觀竊憂心曲未盈一月奄忽
山頹時運所關謂之何哉同風流已矣後學疇依佳城既
設素幔將移再拜靈筵悅承德宇敬陳洞酌哭盡衷素
嗚呼哀哉尚饗

又

天生大賢間世而見適來適去與化舒卷著龜柱石今
也已焉順寧榮哀其遊僊僊安放之悲公諸東民小子
私慟實異於人嗟我先執晨星相望小子疇依繄公是
仰公視小子子姓何殊對輒垂淚追舊興吁日者小子

銜命過辭公謂經界莫難於斯終始諄諄不在私憂小
子于役動生瘡疣卓公先見詠然于中奉而戒之庶不
負公曾未幾時以公計告山河牧氣幎幪輟壽傳說上
畀巫咸下招舉目乾坤世代蕭條嚮我竊瞷私自詫說
人貌而天殆為公發惟天生物豈擇走飛一視同胞公
德庶幾雖則襲夫誰敢公負雖則兒徒誰敢公咎匪我
私言輿誦所同纍然雙璧寔照我衷牀下之物不似乎
素一杯長訣肝腑失所嗚呼哀哉尚饗

又

噫天生　聖主必有宏材大德為之輔弼公出而事

門下生安定羅萬甲

宣廟以佐其治逮我
聖朝公之素蘊雖未盡展亦不
可謂無所施矣豈非宏材大德之輔弼
聖主者耶於
戲應期而才不世有羣行兼備衆美畢具文章經術與
相業俱如歐陽脩辭令應接賓客如僑肹事貴無
迹功不自居如房杜兒童走卒皆誦姓名如司馬君實
身佩安危聲聞華夷如裴晉公位極人臣福祿俱全如
郭汾陽至於當
宣廟被誣之日辨奏
皇庭使東土
數千里之地免為禽獸夷狄之鄉而前後議禮秉正不
撓及其倫紀斁絶臨大節而不可奪凡此數事求諸古
人誰與之方於戲盛哉噫人之信之若蓍龜民之仰之

若父母國家倚之為柱石斯文尊之為宗匠而學通古
今不自以為足位高望重不自以為榮盡言以納忠而
羞為計秉義以飭躬而羞為介和不至流廉來至劇人
無尊卑待以至誠士無賢愚容以洪量維公之功業材
德既如彼猶欿然不以為大蓋公之所存乎申者人莫
測其涯涘也噫　兩宮之眷一國之望幸公復起以惠
斯民誰謂不淑奄一去而騎箕乎於戲龍亡吉凡近山澤
[illegible]之亡邦國[illegible]詔使之信民[illegible]使之
仰國家將誰使之倚斯文將誰使之尊耶於戲痛哉
我先君抱德早逝而賴公終始經紀施及不肖待以國

士我豈其人公實過許出入公門于今二紀世道萬變
遂托知已情義彌篤申以婚媾公不責報我敢忘恩惟
此涕淚為國之慟一觴來奠永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又

門人前直講鄭斗卿

嗚呼人之於世所欲者非富貴也耶苟無所稱名與骨
同朽是以古之君子或尚氣節或為事業或攻文章以
垂于其後兼是三者吾於月沙李先生見之矣公之氣
節見於清時者固不可勝言姑取其值于亂世者言之
往在昏朝倫紀滅絶雖號名流或磨或涅公獨挺立終
保清節松栢冬夏獨也青青湜湜渭水不污濁涇此公

之氣節特立于亂世者也公之事業文章震吾東也固不可勝言姑取其聞于中國者言之往在 宣廟朝爰有讒人交搆我 上國姜斐貝錦事將不測公作辨文一字一血乃叫 九閽聲徹白日 皇鑑至誠特降綸綍快雪冤痛讒人投北四海震驚三韓喜躍公之大功扶我 社稷而名滿天下特其餘事此公之事業聞于中國者也公之文章清雄奔放豪縱俊逸中國見者莫不擊節 皇朝學士刻公詩集布諸海內婦人孺子皆想文彩此公之文章聞于中國者也夫人出于中土揚其英聲能使異域知其姓名亦可謂豪傑之士矣譬如

決河而注力非加勞其勢順也至於偏方之人名聞
帝京動于六合如公所為者是極難耳嗚呼名者造物
之所忌是以有名者不必有福祿自古以來兼之者鮮
矣公少登青雲歷敭華秩位登三台壽踰七耋兩子業
其家諸孫皆秀發公何以得此於造物哉蓋公位尊而
心益下德盛而處若虛易云神道福謙公之謂歟嗚呼
人有一死百年則一夢不朽者存五十亦非夭也公以
七耋之壽三台之尊四海之名專而歸之公其終無憾
矣然無愚智知不知莫不嗟痛者泰山喬嶽惟公仰之
霖雨舟楫惟公望之自公捐館　朝廷失其耆龜　聖

主失其羽翼蒼生失其父母士林失其矜式邦國珍瘁之痛其如何哉其如何哉斗卿通家子弟濫登龍門小技得名由公一言公掌貢舉擢置壯元以小生之無似剪拂至此其誰之恩每拜床下特接慇懃勉以文章勗以節義教訓之音丁寧在耳追惟宿昔有隕如水彼蒼者天梁木其摧負倭芭之土不足以報其德矣築子貢之室不足以盡其哀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布衣而相千乘一言而式多士是固天挺英豪而禀間氣者非耶唯吳鉤薛燭之識於用早而其光燁惟

大呂黃鍾發於聲大而其風長則公之乘化者歸也而有不折者存矣公友于先君而先君之所奠逆亦唯公也小子之視公固宜伯叔父若也小子不幸而早失教謂世之當義而能不負抱臂之托者公也嘗携所業而請教公實憫憫然念之詢所以来道舊而言曰咄世之與若翁友而存者幾人悼往而能念及其孤者又幾人吾在而使汝遑遑于道路謂叔夜之有知已可乎今汝業專而久若是加長焉庶幾世其家汝勉乎哉小子退而喜且悲以為先君畜我不卒教耶公餘事於文已既鳴於世而相業之光固煌乎太史記矣立德立言而

有子有孫則於公何少哉唯上之失其著龜而邦國之不幸也下之失其依歸而小子之不幸也昔人所謂上而為天下慟下而哭其私者卽今日也嗚呼言有盡而意不可窮已矣乎公尚何言哉尚饗

又

門下生南陽洪翼漢

嗚呼痛哉漢之哭吾公私耶儒林亡領袖邦國失棟樑野處山居絶徼遐荒其孰不辟面捐膺雨淚滂童孺胥商婦寺巖癃皆若喪其父母兄弟則哭與衆同也哀與衆同也漢之所以哭而哀者公歟嗚呼哀哉公之文章餘事嵬乎其勳業國乘載之卓乎其才德天下皆知

之奚待乎漢之寸喙顧念漢於公故人子也出入門庭
躬獲提撕蓋有年矣不幸浮名一誤口事仍罹冥行半
世坦途猶蹇酒風餘生將安適歸寢門吞聲尤不得不
已者私也嗚呼痛哉恢弘氣宇灑落精神今在何方長
江月影太華松聲只自彷像而已日暮歧頭悵悵獨立
仰首穹蒼云何吁矣草草單盂難盡中情不物而誠靈
其監于茲嗚呼哀哉

挽章

領議政　尹昉

道為三師重名因掞匠高詩書百工止經濟一生勞江

漢無涯淡雲霄見羽毛翩然乘化去到此是英豪

文章中國滿禮數　兩朝崇已有輿人誦何煩後代公

斯文嗟忽喪吾道覺長窮一讀兩賢狀千秋開蔽蒙

共結為兄弟人言異姓親　朝端兩黃髮席上一精神

未覺形骸異難忘氣槩真平生憂世淚今日更沾巾

又　昇平府院君金　堹

宿望羣公表元臣一代宗高文鳴大雅洪韻發華鐘草

奏邦誣釋超班錫名重明庭儀紫鳳清廟薦黃琮席寵

心猶小居尊禮益恭捐軀完節義裁力謝陶鎔久識純

愚質多為盛德容幸同升鼎軸竊自擬雲龍伴食推經

濟齊肩媿病慵俗方期日化人共待時雍天意終難曉
星文忽告凶山崩丈人石風扳大夫松赫業存遺史新
阡接舊封想應隨鶴使何處覓仙蹤卧疾淹清漢傷心
對碧峯一哀情豈極三叫淚無從歲歉憂荒政時危望
夕烽丘原不可作悲憤更填胷

又

領敦寧　金尚容

小年心契托金蘭白首襟期保歲寒危世幾多同患難
清樽時復說悲歡文章節行誰爭並福祿身名兩具完
瑤瑟即今絃已絶此生何處更重彈
故人先我別塵寰逸鶴冲天杳莫攀黃閣功名遺槩在

清都環佩趁晨班蔓餘蘭玉叢庭下墮落珠璣散世間
自歎壤虫猶汨沒幾瞻霄漢羨君還

又　行兵曹判書李弘胄

藉甚聲華自妙年有如孤鶴立青田世時雅量　朝中
望鳴鳥世文章海內傳人擬著龜方須德身騎箕尾遽升
天探摧此日吾誰仰哭為公私淚泗連

又　行禮曹判書洪瑞鳳

早遣兒童誦姓名文章德業作邦楨遭逢既際　先朝
盛義理自將長夜明當國敢為存大體經心利病必參
生不遺一老天何意行路同時淚淚并

儐幕當時着不才盧王前後共徘徊風雲絶塞麾詩墨
氣像全遼引酒杯未滿百年人盡化秖殘孤嘯病相催
傷心鴨綠長江水到海奔流幾日廻

又　安東　金尚憲

文章相業兼風度自古惟傳張曲江後來千載得我公
才名國器無等雙　宣祖臨朝　睿鑑明四門廓開登
俊英當時學士稱最盛辭命推公不敢望河南大夫膺
帝命期掃妖氛洗東壤何來青蝿點白玉義士吞聲國
事落公為使价奏筆一字精忠一字血邦讐主辱痛
前滌萬里歸來如咫尺　王心感悅士增氣契合昭融

自此始陟位司徒掌國計振肅頹綱長御史春官宗伯
兩銓部主盟詞壇秉牛耳前後皇華慣館待唱酬詩篇
驚海內日落虞淵事百變龍飛九五升鼎鉉　朝廷尊
為國黃耆士林仰如天北斗險途難盡旅膂力愆年來上
章辭醴慫夜半飛星煌如箕玉皇有命公所騎英姿爽
氣不復見一代哀榮後人羨家聲嬋赫世厥美有子有
孫公不死平生門下老賓客白首投簪卧丘壑人間永
貧知已恩老淚獨灑清漳曲

又

風流海內文章伯德望朝中老大臣進退向來關社稷

戶曹判書　崔鳴吉

賢愚皆得識麒麟三韓淑氣騎箕遠千載芳名汗簡新
不忍更尋先友記只今多作九原人

又　新豐君　張維

祥獬威鳳世無倫玉立三朝老大臣燕許豈唯推述
作富韓元自足經綸身經氐昏亂名逾盛官到台階業益
貧良史異時操直筆中興輔佐有完人

又

存沒哀榮孰等差百年名實儘堪誇文章早已鳴天下
婦孺猶知誦月沙綠野未成開別業青箱賸喜足傳家
山丘華屋無窮恨盡入羊曇淚脚斜

又　行護軍　李敬輿

四十文無遠三千武有臣人才於此盛相國更殊倫公
輔三韓望文章兩漢親梦之珩懷國寶魯席貯儒珍蘂墜
初簪筆龍池始躍鱗銓衡留藻鑑詞掖煥絲綸瀝血揮
珠玉披丹泣鬼神覆盆　皇覽揆盈篋　國誣伸北極
風霆霽東方日月新功高存趙仲忠過哭秦申
前輩青雲動後塵騷壇爭主晉正始獨推陳荊鼎攀呼
日殷墓縹緲辰顛隮逢世難抗捏值時屯昌邑繞承詔
眷陵已卽真雲雷成締構巖穴起沉淪命哲知初服圖
功任舊人奎星環斗極卿月領冠紳貴餘登賢佐平章
表大匀庭聯雙白璧門旌十朱輪恭儉心逾下温仁道

益純人稱萬石舊德聚八龍荀暮景如馳駟稀齡近逢
猜摧梁撓棟宇亡鑑軫　楓宸孟氏三尊備箕疇五福
拘執韄曾忝御函丈荷傾困羣飲皆充腹薰陶似醉醇
嘗為先子畏素結兩家因義見存亡際形忘寵辱身南
雲今日淚東閣舊時賓流落湘潭外沉綿漳水濱薤歌
違執紼鷄黍阻臨窀多小公私痛邦堪涕滿巾

又　門人上護軍趙　翼

仙派遠白大唐來早歲文章動九垓已在　先朝依日
月晚逢　明聖作盬梅昭昭事業兒童誦一一門闌汗
血才爽氣忽遺塵世去人間邦禁哭如雷

憶昔掘衣日　如今四十春倏忽髮毛新昏
顧終何忘徽音更莫親冊旌江外路灑涕慟無垠

又　行安邊府使金　堉

紫氣東來遠青丘降謫仙文章追大雅道德邁前賢早
值風雲會時稱兩露偏日三登上接歲五太中遷嗇昔
邦多難　宗祏受厚譽寸誠能感　帝一奏已回天功
業三韓重聲名四海傳軒騰升峻秩台斗歎高騫藻鑑
懸雙鏡東西秉兩銓詞壇明盟作主誥冊筆如椽得士斯
為盛摛文孰敢先途窮還困阨世亂苦迍邅縲紲豈其
罪江湖終幸全昏明有迭代否泰本相連　大聖重恢

日羣賢再入年　紫宸從造化黃閣正陶甄啓沃心方
切憂勤病忽纏投閒嬰藥餌釋負任安便鷁夢迷何處
鯨飛杳彼玄玉樓欣始構金闕痛長捐　鶴駕臨靈座
王姬哭几筵哀縈殊禮數福慶在孫千有客趨門下初
歸自海堧故人稚子拜先達鉅公憐榘範散承推奬淬流
賴挽牽敢言知已也惟竊佩恩焉絶域驚聞訃悲腸熱
似煎末由隨紼後無復拜床前鐵峽雲橫樹駒城草沒
阡緘辭寓深慟灑淚徹重泉

又　海嵩尉　尹新之

山斗高名五十秋　兩朝陳力賛嘉猷經綸晚節心如

水敷奏當年語不流人厭世間歸紫府天留文字貴青
江庭階馥郁雙珠樹異日韋平定趾休
平生名姓動寰區夙被 先王寵遇殊晚際盍梅調鼎
日却嫌筋力要人扶氷壺秋月神逾爽坎止流行志不
渝東髮登門今白首此生何處更追趨

又

東陽尉 申翊聖

四海馳文譽 三朝歷險夷風流前輩冠名德後人師
擬睹從玲問俄驚瘁珍詩乾坤收爽氣新月滿清規
纔會梧翁奠俄臨相國哀餘生惟涕淚先執盡泉臺不
謂西門酒翻成永訣盃凄涼東閣路秋雨掩蒼苔

又

追隨夙歲論鬚齒趨仰中間迥絶攀謝傅風流含雅量
魏公喬木擁門欄分明膝上鸞凰暎羅列庭前玉樹環
黃閣經綸勞運用丹心疾恙損年顏人亡舉世渾如失
天奪臨高剩發嘆墨札家家拚卷首儀形昧昧想朝端
桂蓮聯額竝榮附金石輸肝鬼質權高義幾傾夷險除
深情況復死生間龍仁草樹秋霖苦鷺渡滄波落月寒
從此兩鄉消息斷白頭揮淚掩江關

又

萬曆人文徽海東公時獨步擅神功題篇鬼護洪難墊

副司直　趙　絅

奏語天嗟諧自窮異代歐蘇堪動色齊驅潛遜孰為雄
莫言英氣今消盡回視機雲亦父風
東國之良天下名權陽村後久收聲吾觀相國事宣
廟衆道奇才屬大鳴精理笑談先簪席成珠咳唾動燕
京江湖退處多乎道終佐 神孫作太平
烏衣門巷世惟隣屈指登龍四十春醉德豈嫌盈小户
借膏還欲運方輪虛傳洛社垂南極胡處星宮返羽人
不獨吾私為國痛秦眷鞏處更沾巾

又

右叅贊 朴東善

隴西之李有仙風人道得人吾榜中當世無雙華國手

舍公誰辨辨誣功行藏可見時清濁福祿爭推命始終
白日黃扉牧紫氣坐深耆會哭衰翁

又

左副承旨　趙緯韓

箕疇五福古來稀相國於今忽有之載道文章追灝噩
經邦事業擬皐夔縱然　聖渥方紆眷其奈皇天不慭
遺世路嶔崎失知已暮年何處托心期

又

大司成　李植

一代人文會三朝國老尊中間標節義終始佐鄞屯禮
樂因時變絲綸盡　聖言向來經濟業不獨在台垣
大拜嗟殊晚稀年蕢久延軍籌經指畫廟議費周旋綠

野仍憂國黃扉且避賢應懷勇退志蓬島卽真仙
百世功言德同朝祖子孫範驅常坦道陰報已高門精
奕田箕尾篇章播輿璠悠悠薄俗裡尚賴典刑存

東閣齊霄漢西崑杳海瀛單詞蒙鑑賞兩榜忝門生屢
奉臣時論深知報主誠風塵滿天地後死轉堪驚

又

黃海監司 南 銑

天欲吾東再太平篤生賢佐際河清手中雲漢摛文藻
心上經綸秉玉衡專對 帝庭長舌捲力扶坤極大倫
明 累朝司馬兒童誦一代眉蘇父子名金石風流纔
辱恵瓊瑰神夢忽相嬰人間三達尊無右幽宅重塋世

所榮御李幾年叨末眷哭歐今日負深誠更將珠履何
門趿灑血西風獨愴情

又　戶曹參議　金光煜

帝賚明王弼人推間代賢春風和滿座詞藻麗生烟豈
獨文章貴能兼德業全蒼生懸望切赤鳥荷恩偏天上
台階峻庭前玉樹聯位高心益下年邁守逾堅更訝調
羹日難加學易年絃歌輟鄭野舟楫失商川物外仙蹤
遠人間寶唾傳高名與駱齊千載共巍然

又　上護軍　趙希逸

表準群僚平恭階共瞻黃閣耀三台九苞丹鳳銜書下

五色祥麟擎鎖來善不近名方是德文能經世始為才
當時何限登門客深識吾公有幾哉
前春見我穩披襟握手斟觴歎病深猶恨近年相阻面
邦知此別奄摧心月侵東壁文精晦星折中台瑞彩沉
感念平生歡會地更尋何處有知音
有隕如泉泉湯源巫陽邦得與招堲登堂不見春風面
滿屋空悲落月痕蘭臭薰心常飽德玉音鏘耳怳聞言
從前慣把深杯勸欲對何人醉綠尊
兩郎才器衆所推貂玉聯翩翼羽儀制作尚憑傳業文
絲綸況龍稱家兒高名海内聞應徧多福人間享更誰

偕老七旬斯亦幸春光半着紫桐枝
自分散材如櫟樗過蒙延譽辱吟噓少年身忝耆英席
孺子門留長者車霹靂琴絃誰理曲蛟龍劒氣謾騰虛
青山力取賢豪去泉下人多世上居

又

行大司諫　鄭　蘊

勻府無人下詔催邦家隆棟忽云摧凄凉島席顏猶土
憔悴儒林氣欲灰　龍衮自今虧黼黻螭碑誰復貢泉
臺顦蒙亦失先光闌淚灑悲辭不忍裁
危邦介介絶磷磷文章早被中華聳才業堪追古相倫

奠近浦翁先壠下九原何恨德無鄰

又　禮曹參判　李敏求

文章卓犖漢西京黃閣風流屬老成四海聲名推述作三朝夷險見平生空將盛業留銀管已遣窮塵掩玉珩北極台躔秉壁月可憐中夜晦光晶

又

蒙霑剪拂自童兒髫髮如今已皤絲雄匣尚留曾斲劒練裙猶帶舊題詩名懸日月寧遺恨跡殞乾坤但益悲痛哭西州無限淚此生終作有情癡

又　俞知　金著國

位極台階壽過稀明時際會盛於斯文章可但華人誦

事業行應國史垂黃閣向來如仰斗碧天何處問騎箕
唯餘架上書千卷傳與賢郎兩白眉

又　副司直　金大德

三不朽兼五福全人間此事實無前眉山父子文章盛
涑水聲名走卒傳　貳極尊師臨委巷　九重亡鑑罷
開邃山頹梁壞將焉仰士類相逢淚泗漣

又

從來德業與文章在古猶難備兩長玉潔日光唐吏部
大川喬嶽宋歐陽人間五福還能享天下高名孰可當
東里小生偏荷愛淚河如注滿衣裳

京畿觀察使鄭百昌

寶曆恢新運興王有世臣秉匀資締構論道賛經綸日
月明黃道風雲繞紫宸居然亡鑑慟遺澤在丘民
宿德推元老熙朝用舊人一心叅化育萬品荷陶甄盛
業留鍾鼎高名動搢紳未應精爽盡長見簡編新

大德應名世天心必壽仁謙恭知質羙儒雅見情真峻
秩躋三事稀年過七旬誰言上台拆箕尾返蒼旻
駱洞比隣久龍門得御頻西州陪謝傅東閣謁平津謾
備籠中藥空慚席上珍難將百身贖無復吐車茵

又

山河間氣挺英姿獨立皐禽燦羽儀學蔚醇儒高德業

光山 金 槃

文傳幼婦播芳猶遺逢妙歲官仍顯夷險中年節益奇
宗社重光登俊乂　廟堂爰立繄安危人瞻山斗群公
表國有耆龜走卒知豈料昊天曾不慭却騎箕尾去難
追婁涼江海風流盡痛哭邦家殄瘁悲餘慶綿綿蘭玉
滿遺編灼灼日星垂龍門得御思前日馬鬣將封忍此
時一掬平生壯夫淚傷心非但為吾私

又

吏曹參判　尹　墀

聖祖風雲會虛心第一人興王能繼述良弼復經綸事
業聞華夏儀形表搢紳台衡星忽折流慟軫　楓宸
仙鶴人間下祥獬絶代驚文章鳴大雅德宇庇群生出

處時清濁存亡國重輕傷心具瞻地空見泣黎氓
多難才逾展辭榮道更亨世方需耆德天未欲治平黃
閣傳遺事青編仰盛名堂堂人物表何處閉佳城

追遊雙玉樹出入大賢門朗月精神爽和風笑語温時
危梁棟折人去典刑存誰繼玄成業家聲有弟昆

同副承旨　具鳳瑞

又

星斗高標柱石姿風期早荷　穆陵知堪嗟綠野投閑
日政是蒼生屬望時文字幾傳天下口功名猶有草間
碑秋生殿閣開禮席不見宸扆奠上玉墀

又

門生前直講鄭斗卿

相公捐館舍童子不歌謠宇宙垂名大乆蘭積慶遥夢
傳疇昔夜哀極　聖明朝正憶蓬萊殿鵷行揔百寮
舜殿登元凱湯孫相武丁時叫閽回　帝力正勞立　王
庭衆岳皆宗岱清流自別涇千秋懸日月不待簡編青
萬古賢豪盡公今迹已過秋沙江上白落月夜深多丁
壯皆為哭兒童亦不歌壑舟無處覓爭奈濟川何
間世真英傑童年已老成位為湯左相文起漢西京華
夏知名姓邦家係死生秋天霖雨歇灑淚望佳城
公掌　王庭筠微才忝壯元常慚附驥尾不謂上龍門
寶劒思懸墓明珠莫報恩秋風動丹旐哀淚灑乾坤

又　判決事　朴弘美

歷數當時第一流大名誰與我公儔鵬飛萬里雲天濶
鰲戴三山力量優德業彌綸邦國化文章蕭蔽帝王猷
艱難世事維持日珍重　君恩報答秋寘出肺肝號紫
極挽回　天日照青丘八駿登宗伯仍黃閣再主詞壇尚
黑頭隻字皆傳天下口嘉謨獨贊幄中籌波瀾直泝周
秦漢位望爭推范富歐丹穴羽毛皆上瑞盤田陸海摠
名球　兩朝國寶連三葉一代家聲蓋八州牙笏滿床
添福履瓊詞驚世見箕裘無端草木昭光歇終古山河
間氣收不待巳年捐館舍未禁辰日泣宸旒箕城儐接

成陳跡從事追陪若夢遊窺豹一斑披霧雨登龍三級
愧鰕鮫鰍傷心東壁星辰迴動哭西州日月愁無復門前
設行馬可堪江外卜賜牛丹旌曉發丘陵遠白露宵凝
節序適自幸向來聆語笑誰知此去隔明幽迢迢烟樹
廣陵路淚入秋江灑未休

又

門生牧使　崔有海

奎星騰彩挺人豪衮繡　三朝冠鬱髦萬里江河文氣
壯千秋禮樂道機高危時苦節光龍德清世祥輝煥鳳
毛忍聽蒼生無限痛洪句何處更甄陶
採掇英華大器成鈎玄貫道逼西京經綸大策凌雲氣

金石奇辭擲地聲獨立偏邦揚鳳彩遠傳中國擅鴻名
室如懸磬遺經富玉樹終期再主盟
早典銓衡賢路昌旋司斗極闡休光圓機活透玄思遠
峻節當前特立剛密贊宏猷邦紀正恢弘戎略國威張
明堂未建樑先折姬宋餘恩憶先人酒魚早得風雷化
禮遇提撕任性真每加矜恤情塵不染狂瀾雖激海無津
柘草同含雨露春玉鏡自明應駱峯明月清光在刋布遺編泣鬼神

又

門下生權知柳道三

世道方凋喪天慳一老遺調元誰挹斗從化忽乘箕出

處華夷聞聲名隷卒知中宵憂　社稷非但哭吾私
國有三韓大公今第一人傳家唯翰墨報主盡經綸書
漏宮庭靜春風座席塵九原邦可作回首問蒼旻
一代風流盡　三朝德業彰倘來看富貴餘事是文章
歲暮龍還蟄天高鳳忽翔蕭索加額更誰望
道與時俱泰官將壽共高門成桃李徑池積鳳凰毛異
禮　東宮吊殊恩北極廢哀歌不須盡良史筆如濤
忝上龍門日今來已十霜淺誠孤築室蒙學愧升堂川
逝先生順山頹小子傷百年恩未報萬事耿難忘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一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二

行狀一首

豐壤趙　翼撰

公諱廷龜字聖徵號月沙少號秋崖或曰習靜或曰癡庵晚號保晚亭主人其先出於唐中郎將茂從蕃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延安麗朝自少府監賢呂文林郎睟君入　本朝有版圖判書孝臣戶曹典書宗茂文康公延城府院君諱石亭以文學大有名嘗連魁三榜是公高祖考議政公以文章氣誼重於世凡二十一舉或魁或第二第三而竟不第所製皆傳誦能爲古文辭多製一時士大夫墓道之文見公弱冠中高科喜曰吾

結髮受書高視詞壇常謂大科如摘髭今困於祿仕命
也汝必能光大先業吾家舊物當傳與汝遂不復赴舉
所著有喪祭禮要綱目輯釋文溪厖譚姚貞敬夫人金
氏新羅王子興光之後縣監彪之女已卯名賢命知李
弘幹之外孫也知大義能辨古今理亂事是非人邪正
命知公奇愛之曰吾孫女男也大吾門季父典翰虬謂
人曰吾姪女中賢達士也嘉靖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
生公生之朝有虎守戶外人皆驚避及生乃去持已矣
生八月能行走自學語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
人過前橋時楊花飛笛聲起公語其事言如歌曲姆奇

之告議政公議政公問曰汝能以此爲詩句乎公應口
對曰扶過小橋外楊花爭亂飛何處數聲笛吹來醒醉
耳又見公子醉過作句曰金輪踏香草白馬郎醉去世
稱神童七歲同洞奇自獻年相近見公衣帶奬解錦帶
與之不受人問其故公曰朋友之衣相着固好奇帶不
可受也蓋見其不正處故也八歲見壁上山水畫題曰
山霭晚不收沉沉隱高樹溪流深不渡夜來前峯雨九
歲讀唐詩抄及韓詩十歲讀小學四書讀南山詩二遍
即誦人以爲曾熟此詩元和聖德詩亦然十一歲讀詩
書史記漢書次南山詩又以七言次之又作擬原道皆

傳於人同閉洪舍人迪金大提學貴榮亦寫去是歲丁
母夫人憂哭擗執喪如成人病毀至骨立議政公抱泣
而諭踰年始屑權爲一生病源十四甩陞補聲名籍籍
十八判書權公克智迎之爲婿嘗讀書山寺聞　朝廷
將通信日本遂草疏極言其不可歸見權公曰不可與
篡酋通好大義甚明而　朝廷無一人言者吾將抗章
言之權公時爲憲長嘆曰此論極是然儒生不必上疏
吾當以此意論啓遂刪去斬倭使等數語其餘盡用公
文爲劄以上　宣廟答曰廟堂豈偶然計而如是議定
乎未幾趙重峯上疏其意正與公合乙酉中進士庚寅

登第辛卯春選補槐院秋薦入史局洪汝諄等以公曾
在泮撰請留牛溪疏論削薦壬辰四月以假注書入直
時倭報急　上召見備局諸臣衆說迭奏紛紜公耳聽
手記敏給如流　上頻俯視龍床有伊軋聲　御硯墜
墨濕公衣　上命內官拭之對罷承旨取閱所記無一
字一語之錯院中皆吐舌及賊逼郊畿　大駕西幸前
一日權公暴卒無子公留治喪棠奚揚州乃從間道詣
行在謁光海于成川十月拜說書癸巳從光海迎　大
駕於定州拜檢閱　宣廟教曰此時講官尤重還公說
書　中朝經略兵部侍郎宋應昌來駐義州令選文學

之士在幕中講論道學　宣廟命極擇公與黃公愼同
被選侍郎禮遇甚至與之講大學使逐章解其義且云
勿蹈襲註語蓋　天朝學術皆尚陸氏排朱子侍郎亦
尚陸者故欲觀我國所尚也公答曰小邦唯知師法程
朱他說非所學也一本朱子意作解義以進侍郎使其
幕僚通判王君榮和而爲說因刋刻謂之大學講語巡
按御史周維翰至設宴統軍亭提督以下諸將皆候於
外不得入侍郎與御史分堂而坐公及黃公與焉御史
慰奬甚勤謂曰本國興衰在世子世子賢否在公等握
手而別六月陞司書九月侍郎西歸公還拜兵曹佐郎

天使司憲來李公德馨爲遠接使以公爲從事官病不
行十一月拜吏曹佐郎天使還李公恒福代爲遠接使
更辟公從事官備局以 天朝酬應文書公主之不送
鄭公崑壽又代爲遠接使前行一日啓曰天使若酬唱
臣不能文請以李某爲從事官旣允夜政院又以解華
語不可離外 啓遞之十二月聞議政公在三登病亟
馳往至兔山聞訃墜馬氣絕良久而甦步行至殯側常
處氷上風雪亦不避至明年二月奉櫬返葬于龍仁先
塋三登人四十餘輿至墓下無一人道亡斫木結廬而
去曰縣令遺澤不可忘喪主誠孝亦可感服關當路者

忌公復入銓地陞之爲禮曹正郎又爲冬至使書狀官三爲兵曹正郎再爲直講皆不至槐院選能文人十餘爲兼官公與焉病愈至京拜兵曹正郎兼承文校理以解華語爲　御前傳譯兼漢學教授時譯院都提調尹公斗壽見公嘆曰如此大才何時用之漢學兼任出於吾手誰復泥之其年九月　天朝經理楊公鎬到平壤問我國軍兵城池器械令三曹尚書來對　朝廷甚憂之以公往對各曹事仁至風山遇經理隨來是時倭賊入寇至稷山爲天將麻提督所敗而歸提督追之接伴使張公雲翼辟從事入皆憚不赴最後又於公公即

日往至全州槐院又以公主文書請召還嘗作與經理
揭帖　上曰此甚好誰所作也十月拜司藝兼侍講院
弼善常在直天將粲按察猝至關下　宣廟蒼黃出接
不及召譯官政院啓事意令李某入侍　宣廟謂公曰
爾能辦此乎公對以事意不敢辭往復傳語至罷其贍
悉按察喜曰春坊學士能解華語如是耶　宣廟謂承
旨曰予不料李某多才至於此也公久爲當路所不悅
常置在散職特以文學爲　人主所知奬一日　命授
准職爲掌樂院正時公資通德郎超七階矣戊戌由司
憲府執義擢拜同副承旨槐院啓承旨舊不得兼本院

提調如有長於文才者不可拘此遂以公爲副提調開
正廟初成天將往奠臨行請　上同奠倉卒行出奠領
有文　乘輿已駕請宣召知製教　宣廟特命公製之
公承　命立製以進有鳳眼虬髯森然若見赤兔偃月
新回酣戰等句　宣廟大稱賞賜錦段其後　親祭楊
遊擊祭文及答經理楊帖皆　命公製進輒賜錦段病
遞拜兵曹參知每接見天將以　御前傳譯入侍時天
將滿城接遇連日大提學久曠槐院酬答之事日益浩
繁而皆委之公公既奔走接遇又酬酢文書其製作多
在公廳紛擾之中或立書口號夜以達曙嘗病數日不

得詰闕　宣廟問近日李某何去其眷顧如此特賜內
廐馬及馬裝拜箋以謝邢軍門生日承　命製賀帖以
進有屬茲初辰時維九月輔門喜靜北海之樽常盈幔
府秋清南樓之興不淺等句　宣廟大喜命寫一本以
入賜錦三公啓兼備局提調通政提調乃新規也　天
朝兵部主事丁應泰誣奏本國以誘倭入犯爲說而揑
擴傳會無所不至及以我國稱祖稱宗爲大罪皇上命
五府九卿科道官公同着議來說　宣廟避殿席嘗諭
月不視朝舉朝皇皇寃憤
之士數三人使各製奏文遂用公文既逐一陳卞而至

稱祖稱宗一款則曰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
名號慕倣中朝多有僭擬至我先臣　康獻王凡有干
犯者一切釐正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此稱號自新
羅高麗有此謬誤盖以國內臣民襲舊承訛相沿而不
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時相
柳公成龍以爲稱祖稱宗最大事也首實恐禍不測不
如闕而不論廷議久未決　宣廟手教以爲君臣猶父
子安有可諱之事以此受罪予固甘心依此奏直陳可
也陳奏使右相李公恒福啓以應教申欽長於文辭請
以爲書狀官　宣廟答曰予意今之善爲詞命莫如李

某觀其文寫出肺肝曲盡誠懇且爲人亦頗有計或陞
副使或別爲帶去李公又啓曰臣固欲得李某與俱李
某方以承文提調專管文書故請申飭矣今　聖教實
臣等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也乃　命陞拜工曹參判差
副使公辭以年少躐陞　答曰人君用人之道豈在於
年齡資級此副使非卿不可國事甚急卿宜勿辭已亥
至京上奏呈文九卿六科十三道六府衙門一日內撰
呈三十九本又閣老以下諸官出入皆呈文皆公所草
也　天子下廷臣雜議讀至稱祖宗事皆嘆曰老實老
實告君無隱朝鮮果是禮義之邦也獻議曰奏文明白

洞快讀之令人淚涔涔欲下　聖旨曰朕豈以一小臣
私忿妄計不念屬國軍民泣籲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
威制勘科幾誤大事着回籍聽勘朝鮮國王倂部移咨
慰諭俾知朕終始字恤德意報先至朝野歡呼東征將
官詰闕賀皆稱其奏好文章而湖南士人魯認漂到蘇
杭州還言其地士子多傳寫此奏云復命　宣廟見便
殿　命加資賜奴婢田結兼備局有司堂上　朝廷因
北兵使獻計將征野人抄西北精兵中外大騷公上劄
極陳不可　宣廟答曰予粗知卿有才而不圖其智出
尋常料敵如指諸掌況極言人所惡聞之直言此又人

所難能也予自詫有人矣下備局停之朝野莫不喜拜户曹參判其後政曹擬京畿監司　宣廟下其望教曰李某被薦大提學其差提學遂兼藝文館提學　上嘗接見經理教曰今此接見事非尋常令李某入侍其後連入侍又教曰前　命李某入侍慮經理或問機事也他將接見不必每入侍也賜錦段後又兼同知義禁府事戶曹缺判書　傳曰此時度支之長非才器可合難堪任勿論職秩廟堂十分擇薦遂以授公辭不許又以病連辭得遞其明日懿仁王后薨大臣會啓曰此時度支之長非他人可能請仍李某公蒼黃入臨即兼國葬都

監提調時國儲板蕩斂殯衣服羅段當盡買之市公念
每官貿物市民不肯納恐不即給價也出該司所儲銀
先給市民市民歡喜爭募納都監所需諸物甚多下吏
操縱令市民日會于都監民苦之公令市民某日各持
所需物齊會餘日無來待至期日坐都監閱儀軌舊簿
視民所納取可用者不可用者令改之半日了盡許多
措辦該曹費省市民亦喜八月兼知　經筵事十月遷
禮曹判書發引承　命製哀冊文以都監提調詣　山
陵將窆之夜靈幄殿火　梓宮幸奉出而扈行百官皇
皇震擾莫知所措公令授諸儀物人各持其物以避無

相侵犯夜已過半而下玄宮當在寅正火滅召集諸授
儀物人按簿點視無一遺失即使郎官啓于朝定世子
率百官哭臨行慰安祭節目詣光海幄次及捻護使李
相憲國所以告李相初不知公處置已如是渴悶求見
公而萬衆聚救火喧聒咫尺不得尋覓及見公相持而
哭曰事至此當奈何公具以對李相喜曰得君爲禮判
吾何憂乎遂與三公議就梓宮作幄次奉光海率百
官哭臨行慰安祭而旣得及時公謂今日不幸遭變而
吉凶儀物皆無損汙但恐人或不知而有後言宜令三
司六卿諸官點視三公皆然之遂會諸官審視然後封

墓如儀辛丑正月兼世子右賓客嘗於筵中金公尚容以大司諫極論宮禁不嚴請謁恣行至於官爵刑賦亦未免外人得而議之王子肆行非義　上震怒曰爾爲諫官何不盡言殫劾左右悸莫敢言或以爲狂戇失言公曰尚容之言眞鯁直之言非失言也自　上當體念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今下教諫官何不盡言亦大哉之言也人臣進忠直之言人主既能容之又使之盡言諫官直言乃其職耳誰不竭誠盡言　上意稍解曰予無如是之事然當申戒宮中也五月病遊八月復拜禮曹判書又兼知義禁府事經書諺解亂前始而不卒

宣廟令復設廳博選經學之臣撰定以進公與馬十月
拜大提學三辭　答曰文衡之任儀表多士爲國宗匠
卿之文章才德寧不能堪　詔使顧天俊崔廷健以建
儲頒詔來以公爲遠接使辭不獲以朴東說李安訥洪
瑞鳳爲從事金玄成車天輅爲製述官權韠以白衣行
韓濩適加平行世傳兩幕府文會之盛古所未有辭朝
宣廟引見賜虎皮等物且　手脫所御貂帽以賜公跪
奉以退　御汗猶在終身戴首剃落已盡而不改身歿
之日亦着焉出京即辭以禮曹務劇不可久曠移拜議
政府左參贊到龍灣　詔使不以時至留待三月嵐南

人文景虎仁弘黨也上疏攻牛溪因詆餘黨尚保官爵諸公譴罷相繼公連章乞解遞爲平壤迎慰使還　朝辭文衡累辭得遞又辭遞　經筵賓客壬寅八月復爲禮判　孝敬殿再朞後祭用　太廟樂牲則分　太廟牲體公謂三年後未祔　廟前爲別廟當依　文昭殿象生時豈可用　太廟樂又豈有牲體分用之禮大臣皆以爲是遂改之議定前代忠賢墓致祭祭文式鄭圃隱請稱高麗侍中鄭公之墓而不名　宣廟難之公又言用上敬下謂之尊賢爲賢者屈聖帝明王之盛事鄭某有功於斯文且於　本朝有不臣之義豈宜唱名於

墓前從之又請立魯山燕山後議竟不行嘗論世子久
未蒙　天朝冊封宜擇使臣奏請大臣因而請之使屢
改公竟受命以行而因天灾應旨上萬言封事請修軍
政以飭武備振紀綱以尊國體結人心以召和氣開言
路以集羣策恢公道以廣人才修實德以應天譴公之
行也　朝廷移咨求助於密雲軍門故楩院請加送一
譯及還臺官承柄臣旨柳永慶風旨以擅加譯官論啓而
宣廟不省當初楩院之啓乃答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豈可以偶然之失輕罪宰臣竟不允公因此不安力求
外乙巳三月拜京畿監司　宣廟命選詞臣六七人設

纂集廳抄選東國詩文尹公根壽李公好閔等啓曰李某不可不叅於此畿伯雖外官常在都中請破格爲堂上使之同叅 上允之鄭圃隱墓在龍仁公與同志諸公及諸儒生議出營儀建書院事聞賜額曰忠烈麻田崇義殿亂後頹圮不主委墻辟間又捐俸修繕啓請遣香祝以祭令其裔孫王鵠爲殿監修竹山水原山城期滿爲知樞兼實錄知春秋館事知義禁府事泮宮廡壁有書當路人隱惡曰濁亂朝政榜 上震怒 命鞫館官及奴十餘問書壁人逮及儒士三人皆以飛語搆徵入人咸疑畏中外側足館官及館奴多死而竟未得書

者公屢救解　宣廟命推官各陳所見又極陳此獄冤
枉之狀遂　命盡釋目本繫送死囚詐稱壬辰犯　陵
賊以要和柳永慶欲告　廟陳賀公上劄論不可時柄
臣擅權恣其胷臆公懼禍及盡辭遞兼帶獨以西樞終
歲嘿嘿杜門久之復兼知春秋館事爲戶曹判書戊申
二月初一日　宣宗大王昇遐公以戶判例兼　國葬
都監又兼行狀撰集廳堂上撰進行狀三月遷兵曹判
書自　國喪初即有宮城扈衛將士暴露慇苦而　朝
廷莫敢請罷公反覆陳啓即日撤罷亂後軍功納粟部
將以下輪替上番名之曰一朔蔡軍凡軍兵皆有保此

則無保自齎粮上番軍情苦之公啓罷遣只令在家操
鍊有事則赴防名之曰義勇隊以內三廳叅下官積滯
加設訓鍊主簿以增陞遷之路賜叅天使熊化將來公
爲館伴後又兼右賓客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宣惠廳
堂上內醫院提調發引應用軍人至六千餘倘徵於外
方遠道農民往來失業公調用京中坊里以代之因爲
定式其後每喪皆遵行之以行狀撰進加資爲正憲大
夫熊化至相見贈以詩即次之熊使大稱賞以小帖書
示譯官曰字字唐人魄留館十餘日令使衣入讌詩酒
交歡傾倒心肝言必稱先生臨別戀戀不忍捨至出涕

且曰皇華集序願得鸞翔鳳翥之文請公為之辭以須有國王命不敢擅爲竟承命以製太監劉用繼至金晬以戶判已爲館伴光海特召公使同議接待事太監在道需索無數左右皆以爲宜括民間儲銀且出倉米以貿公曰熊使不取銀參而去都監有儲劉用雖無狀已備之銀足以待之方今旱災憯酷民將塡壑廟堂當汲汲講求者在活民賑飢此不必過憂也接待故事貿濟州全鰒至數千貼差人給半價以貿公啓絶島之民怨苦必多前貿餘儲亦足支用況天使不必求鰒魚設求之亦可代給他物請寢加貿且所送半價亦勿還收以

鋒幾遍國中死節士女雖過累百不爲多矣今當新政化理之日一揔旌賞又言魯山君墳墓在嶺外荒遠之地雖四節本官令品官設祭而不成模樣夫人之墓在楊州樵牧不禁香火斷絕自古帝王雖前代革世之君皆有崇奉享祀之典今宜別建祠宇以奉神主每年寒食及兩忌日遣官設祭四節則守令親祭墳墓所在處另加封植增置守塚人並從之　宣廟三年後祔廟依故事加上徽號於　懿仁王后沈相喜壽以爲既有生時尊號不宜復加公謂　王后祔廟時例上四字號宣宗大王雖有再上尊號而既上謚號則獨於　懿仁

豈可以有生時尊號廢倒上之號乎命從之光海欲追
崇恭嬪令禮官講定又令儒臣博考古禮以啓公啓曰
其位號節目得中甚難過隆則歸於踰制不免並后之
譏太輕則略於私恩無以伸追孝之誠欲遵倣古禮則
考仲子之宮歸成風之檵皆見譏於春秋唐漢宋追崇
之舉皆有違於聖人制禮況　懿仁王后以殿下爲子
則殿下於私親自有降服之禮其不可尊以一體明矣
皇朝孝宗皇帝追尊生母貴妃紀氏別祀於奉慈殿
皇朝法家之正　孝宗爲最此正時王之制事例又同
當據此爲議而惟其位號則我國上有　天子事勢與

天朝有異只仍本位則似無追崇之實上並母后則有貳尊之嫌我國生則稱妃上仙稱后既爲祖宗成例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爲妃以示稍降之別而加以徽稱別廟享禮其他節目並依弘治故事光海答曰只上妃號欠於追崇且 孝宗皇帝既以所生貴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今亦上以后號建別廟進冊寶備儀封陵節目更加詳議公復極陳其不可光海意益堅其答益厲不可回公遂辭職又於經筵力陳之仍乞遞免皆不許奉慈殿祭禮命依 太廟祭禮公又啓既不得入廟則祭禮當用時膳不可依 太廟犧牲援據 天

朝奉慈殿　本朝昭敬殿祭禮凡八啓乃許光海欲親
祭私廟又啓神主未及改題而親祭節節非便請於別
廟奉安後行之三啓乃許　宣宗大王喪畢祔　廟有
儒生耆老獻歌謠之例公啓此雖臣下須祝之事自是
虛文目今民生困瘁國家多事且餘哀未盡不必盡行
繁文光海不悅猶命只行獻軸停結彩東宮冠禮爲賛
冠之任入學爲博士之任以賛冠加資崇政儒生自
宣廟朝上疏請從祀五賢　文廟不許至是又請公於
筵中力賛之乃許議大臣行之遷吏判三告又上劄辭
優批不許辛亥四月鄭仁弘上劄謗先賢晦齋退溪太

學生上疏論卞削仁弘名於青衿錄光海大怒命倡議
儒生削名禁錮諸生遂空館而去公詣闕論救光海教
曰首倡儒生罪不可赦而左相及大提學相繼力請其
削籍禁錮勿爲擧行只罷掌務官遞大司成公又上疏
極陳其不可請與同罪其後連乞解至數月得遞銓曹
復爲禮判明年以例兼昌德宮都監賞加陞崇祿承命
製揚御史鎬頌德碑鎬得之喜甚謂曰李尚書爲我做
出好文章公言簑子啓我東方文明之化而崇報之典
有闕請以簑子後鮮于寔等主其祀殿號曰崇仁以寔
爲殿監秩視六品子孫世守焉又請遣臣致祭封墓道

脩祠宇增置祭田及守僕凡姓鮮于者復其戶毋籍于
軍俾聚居祠下以供祀事從之本道請勒石紀事遂命
公製其文本道士子曾建箕子書院至是賜額仁賢術
士李懿信上疏請遷都交河光海令禮曹議啓公啓以
風水之說本難憑信漢都形勢之勝甲於一國　聖祖
創業經營數年定鼎于此二百年來國泰民安治隆俗
美萬世不拔之基豈可遽信一匹夫荒誕之說使二百
年基業百萬億生靈忽焉漂蕩於一擲哉光海大怒再
啓極論之乃命詢大臣議遂寢癸丑五月銀賊朴應犀
受僧瞻等唆從嶽中上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及其家

屬並逮繫賊黨鄭浹又受陰嗾告公與黃公愼申公欽
金公尚容等十餘人會宴延與家遂親鞫公供與悌男
平日相親因其邀與宴光海進公及黃愼金尚容于殿
前曰卿等皆予倚毗之臣豈有黨逆之理無乃謀主者
賣此而借重耶旣出賊口不得不問放送公六疏自劾
不許獻成告　廟命公製其文有自圖富貴雅豸何知
之句命改之又命添入詛呪事有出於亂招之句又命
改亂字延與死時議　大妃服喪與否參判吳百齡問
於公公答以悌男雖云逆死父子之倫古今常經　大
妃安得不服喪時公方辭職不與書事故參判問之也

大臣遂以此獻議進喪服素膳時公未解內局提調謂
副提調鄭公曄曰　大妃殿朝謁雖廢今日豈忍無慰
問之禮遂詣　大妃殿問安二爾瞻輩以公告　廟祭文
措語及　大妃服喪內局問安等事爲罪將擬重律其
後憲府論請罷只遞禮判又辭遞大提學又乞盡遞兼
帶疏劄至四答曰旣解宗伯又釋文衡辭榮謝劇亦已
多矣不許其後又辭兼帶及知樞時有下評事差公上
使除知樞又除刑判兩司以延興家參宴論請罷不許
即呈告得遞又上疏乞免陳奏使至三疏乃得遞後以
大臣薦拜戶判辭不許時昌德昌慶兩宮諸殿閣皆無

呈畏鐵網將設鑄成廳貴甚鉅公令一譯持數十金往
貿中江未數月而來貴少而諸殿呈畏皆備設閱書中
舊簿得各年逋貢多至累千同按問該吏咸服將以補
經費省租入未幾遽繼者以公所得補別備助營建又
媚光海丙辰冬又以冠服奏請使如京既得請未受遽除
判中樞加輔國丁巳八月復命時熊化爲監察御史見
公歎然敘舊以詩酬唱熊有清直重名職又臺憲人比
之烏臺介石一日請公宴其第禮貌甚恭 中朝人無
不聳觀使事之成多熊力也自癸丑後屢兒謀廢 大
妃造訹等首發各處兩宮之說未久光海移御昌德宮

大妃閉居西宮丙辰春因大旱閉南大門公與鄭公曄
同詣西宮謝樞府見草没宮庭望宮門泣曰不閉門而
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聞之將啓鞫之或解之曰訹諧
不必究爾瞻怒曰訹諧亦泣耶然竟不之罪時危機日
急公知禍將大扶病訪鰲城李公於禿音村與之訣別
臨分贈詩有曰斜陽數行淚立馬穆陵村羣兒爭上廢
母疏光海下其疏於政府廣收庭議公以病不赴光海
命不從者在家獻議因教曰李某為國勤勞之人今病
遣內醫看病劑藥以送翌日羅州儒生陳好善上疏以
公不赴庭議請先置極律又翌日全昶等上疏論公及

金公尚容吳公允謙金公權不參獻議有誅寓之語及右議政韓孝純會都堂收議公又病不赴草議將送有親擇來見曰此議若入禍必倍且重臣被儒生請罪可偃然獻議乎公遂改送曰臣聞儒疏相繼請先誅寓席藁私室恭竢斧鉞不敢偃然獻議儒生全瑩又上疏請先誅亟瑩湖西人其母公之姓族也聞公將被罪遣瑩來問到京爲許筠所迫爲此疏及持刺謁公坐客皆失色下人驚避瑩問而知之乃哭曰我本爲拜謁而來昨々到邸許判書出一疏令呈之曰當有好事實未知疏何語也聞者傳笑戊午二月合啓庭請不參人公及吳

允謙李時彥宋英耆削黜金權李愼儀竄謫光海答以
論律低昂只以三四人塞責於是請並遠竄又並論金
尚容尹昉鄭昌衍久不允公出楊浦待命已未冬朝京
使臣報翰林檢討徐光啓構本國將以監護朝鮮來光
海大憂之促備局議卞誣事教曰凡事有機會一失其
機則萬事皆不得順成此時何拘常規庭請不從雖曰
有罪今此卞誣必須擇華國手李某可差陳奏上使仍
拜判中樞府事庚申四月至京師既得卞白羣疑洞釋
將還　天子昇遐使臣在館中不許出入公呈文于禮
部曰　大行皇帝賓天訃至本國則　國王有率百官

舉哀之禮況職等來在輦下乞隨叅於哭臨之列閣老方從哲謂禮部曰朝鮮不可區以外國此言有理可謂禮義之邦乃許之仍以添儀註節目令工部造給喪服服式與家禮小異呈文改之隨班成服於武英殿之左詣文華殿叅勸進皇太子又叅進香又叅泰昌 皇帝登極賀禮還到延曙兩司合啓以惭男之黨不叅庭請且在北京刊布私書傳播國中秘諱事請拿鞫依律光海不允敎曰今此下誣百僚咸造稱慶而兩司以不關之事狙擊有功使臣於未迎勑之前使莫重大禮歸於狼狽予不勝痛心李某與惭男雖或知之豈有黨逆之

理公在北京文人學士多求見私室春坊左諭德杜河
汪煇令葉署丞世賢請甚堅公以原集不以自隨遂錄
道路紀行詩百餘首名之曰朝天紀行錄以與之汪大
喜自製序文與葉丞謀刋之葉以頒哀詔使使雲南載
其板以去爾瞻輩以公素為光海所褒寵又卞誣有功
益忌之必欲陷之遂因此誣以洩國中陰事公止延曙
不得入光海屢促之入臺論遂姑停公屢辭不敢復命
光海不許郊迎詔勅教之曰竭誠敷奏快卞積誣　聖
勅昭雪天下咸覩變禽獸之區為寇棠之域卿可謂使
乎使乎予甚嘉悅迎勅後兩司復連啓日久終不允辛

酉二月登極詔使劉鴻訓楊道寅出來之報至爾瞻爲遠接使朴承宗啓以公爲義州迎慰使三辭得遞俄聞天使分作兩行又啓差遠接使後因詔使合行乃止拜工曹判書備局啓文翰宿望如李某宜爲兩館提學是時承宗爾瞻角立相軋承宗欲藉公重名每請收用爾瞻愈益怒嗾兩司合啓請罷置絶島至謂謀立西宮答以徐當發落兩司論徐潛與公潛相謀議壬戌二月接察使梁之垣以監軍御史來宣諭命選伴使備局啓言此時儐臣無過李某而方在待命中不敢啓請光海答以今日接伴之任非此人不可速啓下發送仍敎曰湖

男之爲若德久矣凡有陷人之計必以悌男爲機穽語不新奇聽亦疲勞此言訖可休矣李某重臣也先王嘉其有華國之才擢授文衡之任快卞應泰之誣逮予鞫服又典文衡朝天數奏動被　皇恩有可録之勳庸無可治之罪過也有事則起用事完則踐踏同朝之義是可忍乎後必有悔兩司卽停啓公辭不獲卽行竟迎送得其驪心爰合啓李貴金自點扶護西宮之罪是夜南袗判以恭自柳希奮家來見公言禍機朝夕且發可憂解之公甚驚愕卽駕見希奮極言李貴爲國盡忠必無他狀希奮惻然動聽事得已癸亥三月十二日今　上

及正是夜李公貴遣庶子言義舉事俄有 命牌繼而
李時白張紳來言公初聞關中有變蒼黃驚起及聞舉
義猶不敢卽進又未聞舊君處置家人進酒涕泣不食
肉書小紙送于李公貴曰先奉 大妃以 大妃命會
百官爲得體豈朝乃進于昌德宮 上命公往慶運宮
西廳十五日以公爲禮曹判書知經筵事承 命署進
御押無判義禁府事筵中請牛溪伸寃復官追贈栗谷
從之 上遣禮官告祭私廟及 德興大院君廟因講
定節目啓曰 聖上入承大統之後其於 私廟當有
合行典禮而未敢遽爲 稟裁今因祭文頭辭儒臣博

考大臣獻議皆未有折衷之論臣等淺學何能率爾講
定禮稱爲人後者爲本生降服朞稱伯叔父母此實古
今之通義也　殿下既繼　宣廟之後則其於本生封
號大院自有　德興故事倣此以行更無異議惟其屬
稱未有明據宋英宗之於仁宗我　宣廟之於　明廟
皆叔姪行故倫序甚順英宗既爲仁宗之子不得復以
濮王爲父　宣廟既爲　明廟之子不得復以　德興
爲父其稱伯叔事理明甚今我　聖上上繼　宣廟之後
以孫繼祖禮也而考位則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
不可闕凡人父之父爲祖父之兄弟爲伯叔今於所後

既無稱考之地而稱伯叔於所生情禮俱舛今日之事
與漢宣帝略同宣帝繼昭帝之後以姪孫承從祖也其
於本生史皇孫不得不稱考悼考之稱其誰曰不可惟
其立寢園不置後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未免嫌
貳故程夫子謂之失禮亂倫是實防微之意非以考字
爲非也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
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　德興之例則重宗統
報本生之道似爲兩盡矣或以爲伯叔之稱濮議有定
論漢宣帝之稱皇考程子謂之失禮稱以伯叔爲當此
說亦似有理且　德興祭文頭辭或以爲當稱從曾祖

兩臣等之意　德興於　宣廟既爲伯叔則於　殿下
當有隆殺之義今於祭文只書　德興大院君而屬稱
不必書也大臣皆以爲是敎從之命追封元子輔養官公
及吳公允謙鄭公曄鄭公經世金公長生同被選承
命定元子諱九月以判中樞府事兼禮判十月廢中宮
訃至夜詰闕啓定儀節遣禮曹堂上一部廳治喪送其親
屬以王子禮葬遣中使致祭又啓自古帝王卽位之初
有司請建儲貳非但爲國本所係誠以輔養宜早　元
子年逾十歲開筵講學一日爲急請據禮冊封卽吉舉
行從之又啓　元子冠禮當在冊禮之前受冊之後卽

有入學謁　廟等禮未冠而行禮節次妨碍自古帝王雖十歲前亦行冠冊之禮漢文帝即位之初景帝年甫十歲而有司建請冊禮我朝　仁廟八歲行冠禮魯襄公在晉晉侯問其年曰十二晉侯曰十二年一星終矣可以冠矣遂冠於成公之廟今　世子年已十二冠禮何待來年乎甲子正月李适舉兵叛直向京城官軍莫能禦　上命公扈　慈殿中宮東宮先往江華公啓榻前曰臣雖無才略願隨　大駕或効策應捍衛之勞大司憲鄭曄曰臣則有老母願隨　兩殿先往江華李某則才局籌略不可離　大駕　上曰禮判欲隨予行甚

可嘉嘆但　慈殿之行不可無大臣重臣元子輔導亦
重禮判當往江華矣二月七日臨津不守之報至　大
駕議去邠公啓曰京城大則賊之圍城亦難今賊僅數
千雖緣西路處處奔潰以至於此而京城則賊亦知不
可猝犯忠清兵使所率及水原軍都監軍纔已十倍於
賊自上曉諭中外以示死守勿去之意分遣大將結陣
於東西郊張晩之軍亦必追躡賊皆烏合脅從腹背受
敵自當潰散矣今若棄　宗社蒼黃奔避則渡漢之際
必有顚倒生變之患一出都城萬事窘急賊若以輕騎
追之則途上不整之軍其能捍衛乎思之罔極仍涕泣

上意亦感動諸勳臣以爲賊已送間諜城中內應者極多公亦不得强爭八日昏後　上出城　慈殿中宮元子初議分往江華行已發又定與　大駕同往公與右相申公欽追至楊花渡奉還　大駕至天安鞍峴捷報至　上命公先往公州審山城形址及　廟社處所賊將奇益獻等斬适明璉頭獻於公州行在所　上御行宮受馘時禮曹無一吏至者公手草儀註親製露布以進　上率百官親祭　宗廟夜百官陳賀翌日　親臨取士還都公承命自果川先入京奉安　太廟乙丑正月拜世子左賓客　元子冠禮爲贊冠冊封世子爲講

學官並當加資以公原資輔國命陞族屬一人六品官
四月命拜政府東壁以公爲左贊成兼世子貳師六月
須　詔天使太監胡良輔王敏政入京公爲館伴七月
行號牌爲號牌廳堂上以病辭職命只遞判義禁遣醫
賜藥丙寅正月聯珠府夫人卒於闕中公夜入臨　上
欲行三年喪隨大臣伏閤爭之時公已遞禮判該曹以
他人擬禮判堅　命以公爲判中樞府事兼禮判議啓
喪葬節目　聖批嚴峻有近日禮曹視君上如嬰兒凡
干禮制每以己意斷定或謂之踰制或謂之非禮或謂
五禮儀所無是誠何心亦何道理也　仁廟以上祖宗

發引時皆往山陵今以哭送門外謂之踰制五禮儀只
載爲祖父母服喪之禮似是以祖父母之喪皆國喪故
也莫重喪禮欺忽至此當該官推考公上疏略曰發引
時五禮儀有率百官陪往之儀此則大王王后喪臣奚
君之禮也然而遠事雖未詳知　仁廟欲往山陵大臣
禮官爭之止於城門外哭送　宣廟三慶國葬皆於闕
門內哭送人皆傳說至河東府夫人發引時　宣廟欲
哭送於外而禮官爭之只自內下庭望哭此則相臣分
明記得至於書筵服色欲以淺淡者五禮儀　殿下及
王世子爲外祖父母喪布帶五日而除帝王服制與士

大夫不同況莫重者三年之喪而
而降服則　王世子之服亦安得不降於變除之節乎
王世子之期服與　殿下之期服自有輕重　殿下卒
哭前視事旣以白袍則　王世子書筵視事當用淺淡
卒哭後服色亦當以次稍降伏承　聖教惶隕震灼答
以安心勿辭六月頒　皇太子誕生詔使姜曰廣王薨
尹入京公爲館伴承　命製皇華集序冬復爲左賛成
貳師特命仍兼禮判丁卯正月賊陷義州報至以公
爲兵判替成如故公旣面辭又上劄　答曰卿之才略
足以濟此艱危國事至此非卿不可爲此任胡兵連陷

諸城至平壤　大駕入江華而賊連馳書請和　行次通津召大臣問計咸曰西路大鎮相次摧陷諸路勤王之兵未至賊據京城則江華孤島無保守之策因其請和而許之權時之計也許之至江華賊已到平山遣劉海與姜弘立朴蘭英等來求盟好　朝廷以儐接爲難上召羣臣議曰此事兵判最合矣公辭　上曰酬答之際　宗社安危係焉卿則渠中亦必有知名而推重者公曰臣死且不避此時豈敢憚勞但臣見事遲鈍恐誤大事且臣屢往　天朝天朝人或有知名者胡人何以知臣名乎　上曰如劉海是中國人豈不聞卿名乎公

請與人俱　上曰無論大宰卿可自擧公請與之曹判書金盡國吏曹參判張維俱往往見胡差於燕尾亭論定約條以不踰平山一步地盟定翌日撤兵還藩以兄弟之國撤兵之後不復踰鴨綠江岸且　天朝乃父子之國二百年恪謹服事今不可以與汝國和故背叛也劉海龍骨大等連日力爭劉海忽拱手曰嘗聞朝鮮禮義之邦今聞諸公之言不但禮義忠信可寇於天下也奔竄孤島國危如髮我兵若一蹴則開城王京便爲灰燼兵鋒遍於國中不亡何待而猶守信義終始不反天朝誠可敬也我當以此意告於二王子卽爲書夜半

馳一騎問之二王子答以朝鮮不背天朝亦好意思任從其意只與我堅定和好盟約而來劉海書示歲幣無數公與二宰力爭盡罷歲幣只以若干緘以送禮爲犒軍之資胡差從之賊欲於會盟時刑白馬自　上亦莅盟歃血廷議皆以爲不可　上敎曰以如此人心兵力軍律其果抵當此賊乎既不能討與之和好而誓天不莅盟可乎雖今世非之後世譏之予當莅盟公聞之涕泣進曰　聖敎至此實恢復之基但自　上方在憂服中不可親行歃血之意已極言於胡差此則臣以死當之上只於本府大廳焚香使承旨讀誓文而公與吳

允讓金墜李貴申景禛等會盟於西郊壇所翌日撤還
其後劉海還入　天朝極言本國不肯　天朝之狀公
啓曰賊雖乞盟而退不一懲創何懼而不再來乎我國
無兵之國今恃賊退而因循前轍則賊若再來更無可
爲之策臣曾爲本兵請依　天朝各道各邑皆有領兵之
將如叅將遊擊守備等官以各邑東伍舊案汰去老殘
團束成籍常時操鍊有事領率赴敵守令則在官備給
裝資如是則兵知將將知兵臨急足以爲用守令不領
兵則無遏變空官之患請行之　上可之遂設各道營
將還都劉海龍骨大等又來　上敎曰賊兵尚在義州

賛成李某可往見劉海諭以速撤公如命諭之卽許撤兵承　命撰進　大院君誌文賜熟馬聞登極　詔使將來又　命公爲館伴戊辰七月進拜議政府右議政上劄辭　答曰卿素合輔弼之任必能使國家治安遠出匡輔以副輿望再辭又　答曰卿才德素著實合此任筋力雖憊精神未衰宜體至意勉輔寡昧倭使玄方來公上劄略曰玄方本非關伯所送今來只爲自中切迫事島主欲以上京借重而夸詡也關酋之舉兵來犯固不係於上京許否而羣議必欲許之者蓋以空虛之國南北交侵一朝捲歸未知生出何謀也第已酉約條

今若撓改則借廚借堂終必復古不但物力難支亦須具奏　天朝今宜以特召爲名只令玄方智廣簡率若干伴從疾馳上來呈書於禮曹其餘則依例接待於釜館明諭此意俾無成例以折其謀且今番汗書似異前日書中詐字之類極是悖慢以好語責之使彼知悔兼陳書外之意仍察彼中之情朴蘭英之輕裝馳往恐無所損仍念羈縻不絕固是帝王待夷之常道而不修備而能保其和者未之有也倭使之恐嚇虜書之悖慢皆易我無備也丁卯江都賊退之後臣忝在本兵即陳養兵之策遂設各道營將守令之無遠慮者營將之無才

望者始或相與崖異今則事已就緒苟將得其人鍊習有制撫禦得宜則八萬有用之兵豈易得哉脫有緩急一紙可以徵發縱不能橫行亦足以守禦我國本無兵此兵之外更無他兵即與訓鍊都監同制而都監兵則給保二人月給十餘斗又有陞賞之路此兵則常時畏粮躬操變生荷戈赴戍既有公私身役又應家户雜役其何能無怨苦乎我國貧乏之本無養兵之制雖不能倣天朝安家鹽菜月銀之規宜於田稅之外給復五十卜以紓其苦以慰其心朝講入侍請明教化正風俗崇儒

術養賢才多印小學廣布中外其後命以校局及成均
館所印分送八道且爲庭試分給入等儒生數百人又
啓敎化之本在於崇奬儒術先生長者亡逝之後師友
道絕久矣此甚寒心　上曰卿言是矣金長生張顯光
待之非不誠而不來今可招來乎公曰若優禮此二人
不以常規招之則必來矣　上曰給馬駕轎上來又啓
儒賢作古例有追贈之典成渾獨未蒙贈其生時本無
仕志　宣廟擢爲冢宰至於卜相今宜追贈以示崇奬
之意　上曰未追贈乎對曰未耳其後贈左議政又啓
自　上有輕視羣下好作聰明未免叢脞之病　上曰

卿以此爲戒予知其言之是而氣質之病如此尚不能改察察之病甚妨大道昔人君見飯上有虫恐下人知之隱而不出此甚盛德予非一知而每見不如意事不能忍耐矣公曰綜核名實亦明主之事漢宣帝明察之君而史稱漢業遂衰蓋治尚苛察則氣象淪薄漸至告訐糾摘人心不忠厚也　上曰治尚苛察則從事繁文末節至於少誠欠實反不能綜核名實而治道日卑矣公曰中主以下不敢以此說進惟氣質明睿而不免察察之病故敢望　聖德極盡　上曰當更體念講罷史官出謂人曰今日都俞之盛近所未有左議政金公堉

於 榻前言羅萬甲等專擅 上大怒敎曰此罪狀問
領右相以啓公與領相啓曰年少之輩雖有屋下說話
臣等未曾聞知羅萬甲本品良善且有計慮當官盡職
任怨不避雖似少戇長處頗多意謂早晚用於事功之
人至於主張時論專擅取捨則渠以微末小官雖欲爲
之誰肯採用設有不愼言語妄論是非之事而旣云跡
則未著難以成罪今若以言語之失遽施譴罰恐人心
不安亦非淸朝之美事且金世濂旣有嘗議則姑停淸
望未爲不可旋知其情實則便是無職之人仍前收用
固無所妨金堉之初不發言而後言不可終棄者亦出

於前後所聞之異唯當鎮定裁抑以爲寅協之道　上方感怒命羅萬甲遠竄金堉拿鞫公與領相啓曰臣等雖無狀備員大臣之列鎮定朝著裁抑涉薄乃其職也苟有專擅朋比之人豈不深惡而痛絕之乎自古未有以言語罪人而能服人心者　聖明未之深思耶　上卽引見又力陳之　聖怒稍解　命羅萬甲減配中道金堉門外黜送公與領相同辭職不許大提學張維上疏救萬甲　上怒特除羅州牧使公與領相又上劄曰張維文章才學爲今之第一流以方任大學士隆宰百里實前所未聞之擧近來事大交隣之撰皆出其手備

諳機宜當此艱危之日陳卞酬應辭命爲重臣等憂慮不但在於政體之失宜不許檄島劉興治作亂殺副捻兵陳繼盛　朝廷欲舉兵討之公以興治殺繼盛乃自中之亂　天朝移咨本國令待以不死未及稟命徑自誅討甚非所宜因引對力陳其不可　上不從使捻戎使李曙副元帥鄭忠信領舟師以進聞興治率兵以去欲仍擊空島公與領相又啓請罷兵諸軍遂撤歸宰未

四月　上命招大臣問追崇事各陳不可之意王堂上劄忤　吉上命拿推李行遠等五人又命遠竄趙絅公

上劄請還收答曰當爲卿停寢與領相詣賓廳啓曰喪

服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服猶不可加況名位乎儀禮曰諸侯之
子爲公子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疏曰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又曰公
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祢於先君之廟此則經傳之明文
也湯之太甲周平王之孫桓王皆以孫繼祖而未見有
爲其所生追崇入廟之舉漢宣帝追尊悼考程子謂之
失禮亂倫范鎮譏其以小宗合大宗哀帝欲追尊定陶
恭王師丹曰子無爵父之義光武立四親廟於春陵名
號無所加朱子稱美之弟子何叔京曰此固善矣不若

以伯升之子爲後朱子曰此論最正此則前代之得失也程子於濮議曰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本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司馬光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追崇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可爲法只宜尊以高官大爵小宗之子不可合大宗如是其嚴截而既已子孫襲爵奉祀則其爲私廟而支子主祀明矣既曰見非取譏則其不得追崇入廟明矣此則先儒之定論也上大夫家則祖孫不相爲後帝王家則專以宗統爲重雖以兄繼弟以叔繼姪嗣服之後則便有君臣之

義父子之道春秋傳曰閔公以弟先立僖公以兄繼閔
先儒以閔僖之於文公當以弟爲祖禰是僖公當爲
廟而文公又以叔爲祖廟昭穆圖孝王
以懿王爲昭是以叔爲禰廟也朱子作周廟昭穆是從
孫以從祖爲禰廟也禰廟之無定位於此可見孔子曰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不踐其位則不得與於其統不
與其統則不得列於其廟今若以私恩追崇大位則非
但於宗統有所壅屈於廟制有所妨礙昭穆之序有陞
則當祧欲陞不當陞之私親徑祧不當祧之祖位則抑
恐有乖於尊祖敬宗之道也　德宗大王雖未及踐位

受命冊封曾爲世子禮所謂合立爲君與今事例似不
相同也或以爲　聖上以　宣廟之孫爲　宣廟之後
與爲人後有間　聖上撥亂反正奏聞　天朝入承大
統　上繼　祖體爲　宗廟之丕子則與爲人後其理
實同其義尤重名正禮順事光前古典禮之講究遵行
今已八九年矣我國素多議論議禮本如聚訟雖或有
異議是果何等大禮輕易撓改乎宋尸部未知何人而
其言亦云義起之論莫重之禮其可以義起爲究乎今
乃不謀卿士不恤國言徑情直行奏聞　天朝天朝於
外藩之事必不細加商量雖或勉從而傳播天下其於

具眼者之議議何冬吏曹以李行遠等擬清望 上震
怒命罷吏曹三堂上 上劉力諫壬申正月陞左議政
兼 世子傅 上命禮官巡舉追崇之禮公與領相上
劉屢諫皆不從二月命司諫權溥鞫問叅賛朴東善削
奪官職以其論追崇徽號字數事也政院玉堂兩司皆
請還收不從公與僚相上劉論之 答曰權溥議議侮
慢之罪決難容赦朴東善爲卿等之請只罷職六月
慈殿昇遐公爲摠護使往山陵治葬事因得風眩疾至
下玄宮之日不能行事歸家疾彌留 上遣醫東宮遣
宮官問賜藥物相繼至告至二十度乃許遞爲判中樞

府事癸酉七月雷震仁政殿　上召見二公六卿三司
公進言近來　聖上設施之間文具多而實事少以故
臣下之奉行者亦無着實之事況此無前之變應天以
實不以文自上宜當用力於誠意正心之地求言而無
虛受之實恤民而無字惠之實除弊而無振作之實則
其何以塞天譴乎今此之變雖未能明知某事之應大
敵壓境朝發夕至防備蕩然兵粮俱乏蹂躪之禍難保
其必無虜雖甘言此亦謀也老病之臣夜不能寐無事
不憂願　聖上惕然克念務修實德則至誠感天天怒
可解矣甲戌七月上劄進其先祖文康公石亨所爲七

學衍義輯略六卷文康公在
衍義誠人君爲治之大法而慮其卷秩浩穰論說叢積
萬機之暇披閱未易遂刪其繁複又以鑒戒之切莫如
東事取麗朝事蹟編入於各條之下名曰大學衍義輯
略以進　成廟命刊布亂後其書散失公家只有一件
至是上進陳其添輯之意因擇衍義進講之際兼賜披
覽又以書中崇敬畏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四條爲陳
戒之獻　答曰所進衍義輯略孤嘗聞其名未觀其書
今幸得見實是修齊之要道遐戒之明鑑劄中陳列四
條亦皆當今藥石之言孤雖不敏當留心力行以副卿

之至意仍賜毛褥一部入　廟命下兩司合啓諫　命
削黜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廷虎等八人其後大司
諫俞伯曾欲停論啓副提學金光炫等請罷俞伯曾
上震怒又　命絶塞定配公皆上箚論之不聽是時公
疾沉綿歲久杜門不與朝政而見　君上大得失則必
憂悶不堪懇懇言之如是乙亥四月二十九日卒于正
寢春秋七十二是日晴電竟夕赤光亘天至夜深始散
前數日　世子聞病篤再遣於庭人又遣宮官問疾
上遣內醫看病藥餌交道及卒震悼輟朝　命進素膳
三日祭賻如禮　世子率百官舉哀於別殿　命進素

膳七日吊賻有加親臨哭盡哀執諸孤手慰撫還宮謂
講官曰位卿相已久而其家狹隘如許真可貴人也上
自卿相至於百官咸來哭吊下至輿儓賤隷數日內來
哭者凡至數百人塡溢街巷太學儒生一百八十餘人
皆來吊以其年七月某日葬于龍仁文秀山先兆已坐
亥向之原用勤學好問危身奉上二法賜謚文忠公姿
貌頎異語音清朗氣度豪爽風流曄發望之如神仙中
人與人居言笑懽然終日怡怡平生無疾言遽色亦未
見有惰容吐露傾倒無有崖岸及門之士無老少尊卑
人人皆滿意而去至於是非之際雖不見痕跡而涇渭

自分常從其是而不墮於非鄭文肅曄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稱首曰和中有確內外族屬不問親疎遠近待之皆如骨肉是以寒鄉遠方名在族牒之人因事上京輒先來依如歸其邸每遇科舉取士之時必預具紙筆墨以待鄉族之來試者聞人貧乏必隨力賑施議讞之餘必主平反多所全活位卿相四十年未嘗營置田産增餙垣屋家資窘乏不問有無客至必命酒設食豐略任真盡情以送常持大體刊落煩細見人之過專務蓋覆每朝堂公會口號啓劄新進郎屬書字錯誤略不呵責或有因其誤而改之子弟有過亦未嘗怒責徐言誡諭

以啓自新之路若徵過小失不問焉待衆人御僮僕皆
然也孝友之行甚至壬辰之亂侍議政公追赴　行在
至揚州爲賊所遮隱於山谷間數日議政公飢甚至將
草實而食公涕泣出山求食時賊兵四圍村落灰燼人
烟斷絶茫然不知所向忽見老人坐巖上前置一筒公
就而拜飯滿筒矣公語之故而乞焉老人以筒與之公
辭而分其半老人曰歸作數日之供可也仍不顧而去
有姊在高陽不知生死議政公命公往見之至城山倭
賊一隊猝至山上避匿之人計無所出公謂衆曰等死
當拒衆推公爲將賊蟻附而上武人愼居寬居庸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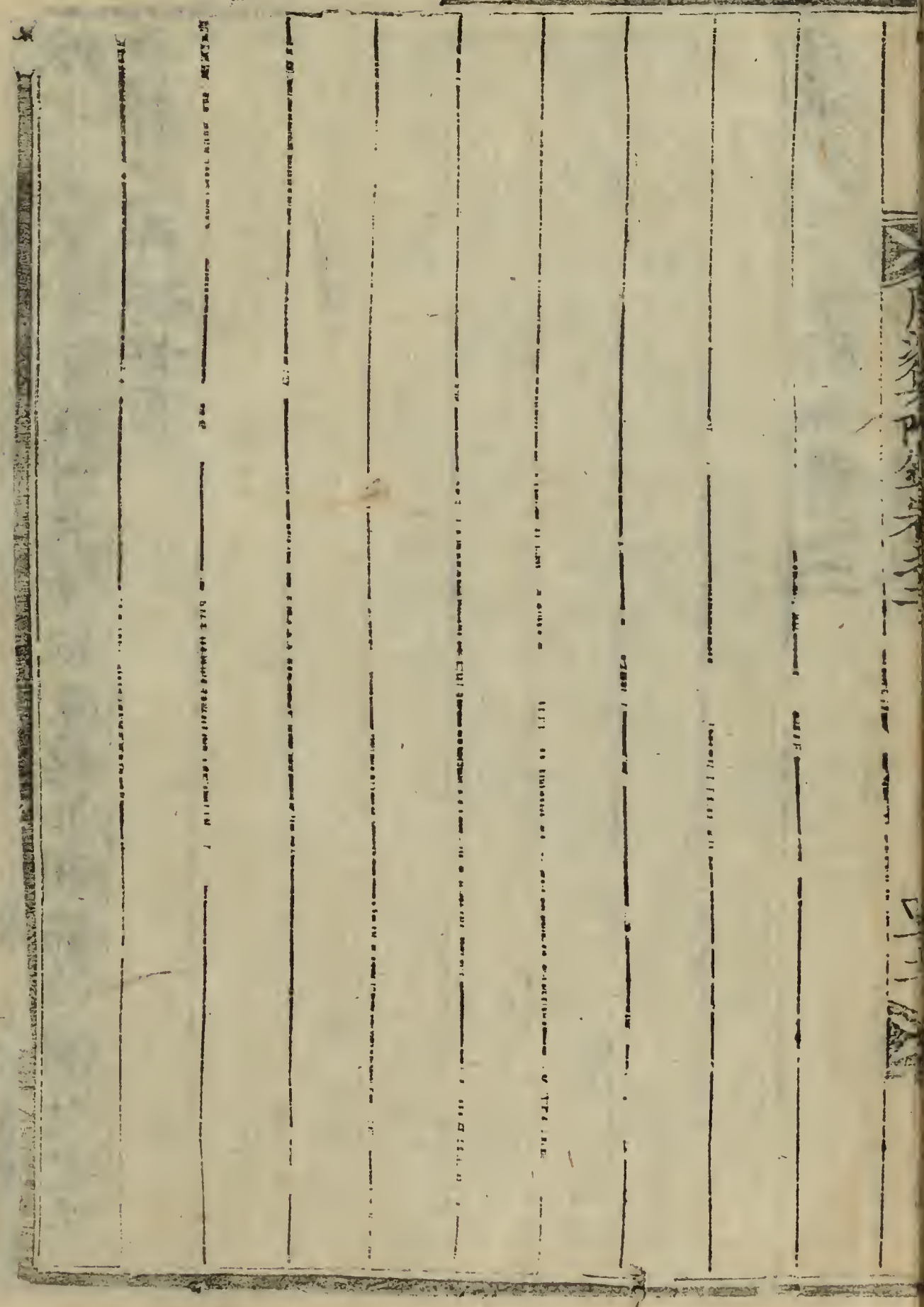
皆在傍射賊慎是村官勇武殺賊甚多相持幾半日公
立不動督衆賊九三及身一中笠一過左腋一穿袴下
皆得免賊又填藥以擬公念天幸免三九難期更免又
見兩慎諸人相繼中九而死遂超大壑攀崖而去視衣
袴有九穴左腋有爛痕竟首姊而還人謂神明所佑到
朔寧聞監司沈岱陣澄波渡一邑之人恃而不動議政
公亦倦於行欲留一日公往視沈營壘知必敗還告議
政公立催發夜行纔數里賊果襲沈壘屠戮一村自巖
甸至　行朝危而幸免如是者屢矣每遇先忌必澡浴
以齋雖嚴寒不廢至老亦然家廟朔望之奠雖病必躬

行五代祖墓香火已絕宜爲祭式使子孫輪行不廢嘗
與在京子孫三十餘人往祭文康公舊基無祠宇拮据
營立使主祀者奉神主來居家有房樓歲久傾塌而以
先世舊居終不撤改寡姊在傍舍未嘗一日不相會每
夜必會子姪於寢房課學言志饋以酒食歌詠歡暢或
至鷄鳴而罷尤喜奬進人才聞人有一藝一能必推載
吹噓聞　朝廷有過舉輒憂而不寐見有　君上盛舉
美政或登對罷出必喜語子弟曰所恃者　聖明耳雖
在疾病危劇之中未嘗暫忘國事嘗曰吾於一家事疎
濶如此而至於國事雖毫髮不敢歌看若有所談施條

目夜必森羅眼前公自少以文詞爲事以至爲世宗丞
名於天下而嘗著太極問卞序晦齋答忘機堂書五箴
跋論性理之要則其意未嘗不以聖賢之學爲慕也其
文亦實本於經傳也凡事關吾道者必力主搪當修舉
扶植如恐不及其爲文雲行水逝未嘗見推敲辛苦之
色雖金石之文應制之作率皆使人操筆口號以成不
加點綴不似經意而出輒膾炙人口所著詩文有朝天
錄四卷倦應錄二卷廢逐錄二卷拾遺錄二卷碑誌行
狀十五卷疏劄啓議咨奏揭呈十卷表箋序記雜著四
卷書筵講義一卷大學講語一卷日記二十五卷其公

廳搆草　啓辭宴席吟詠之作散失甚多而壬辰前所作則皆失之矣公早被　宣廟所知由郎署不數歲超至六卿皆上所親擢　君臣之契可謂不世之遇至於光海之世守義不撓爲羣凶所深疾陷害百端光海知公之才解難　天朝非他人所能公出輒使　天朝疑間銷釋信待如故終始沮抑而保全之晩節遭遇　當宁本兵宗伯常燕貳公以至大拜恩數益隆前後九長春官再典文衡四朝燕京四儐華使國家禮樂典章文物儀度多公所撰定而事大交隣大小咨奏揭呈多出公手至於艱難險阻亂離播越之際無不以身當之不

避危禍周旋應對竭忠盡瘁輒能解紛釋難使國事終
得寧靖其功之在國家者殆不可勝道矣以是都下兒
童走卒以至窮鄉草野愚夫賤士皆稱公別號而每使
臣至　中朝中朝學士大夫輒問公安否前年節使之
行王田儒士出示公戊戌戊卞誣奏文而寧遠寺僧亦誦
公所贈詩稱號而問起居云其爲中朝人所稱慕也又
如是有子二男二女男明漢大司成昭漢兵曹叅知兄
弟俱文科俱被湖堂之選昭漢又中重試女長適叅判
洪霙亦文科次適幼學鄭玄源明漢娶錦溪君朴東亮
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一相修撰十七登文科次嘉相

進士次萬相次端相女幼昭漢娶左贊成李尚毅之女生四男四女男長殷相次弘相進士次有相次翊相女皆幼洪霖生五男四女男長柱元尚貞明公主爲永安尉次柱後進士次柱韓次柱國女長適李俊耆生一男二女次適進士李時術生三男三女次適李恒鎭生一男一女餘幼鄭玄源生三男皆幼一相娶吏曹判書李聖求之女生二女嘉相娶翁叔議羅萬甲女殷相娶掌令朴安幀女洪柱元生四男柱後娶經歷柳碩女生一男一女柱臣娶幼學洪東女生一女皆幼孤明漢等叙次公事蹟以冀嘗受學於公而蒙知待最深求

狀之畧不敢辭謹就其所叙而略加刪節以備世之爲
史者之採擇如右